

樓山堂文集目錄

樓山堂前集二十七卷 已刻行世

甲乙遺詩一卷 已刻

未刻文集

讀書種子二十卷 兩朝剝復錄十卷

友鑑錄二卷 東林本末六卷

漢書書後二卷 讀書觀止錄六卷

留都見聞錄三卷 庚辛壬癸錄四卷

南都應試記二卷 續觚不觚錄二卷

熹朝忠節傳二卷 遺文八卷



樓山堂

宋史 逸 五十卷

於戲余先子乙酉殉節後生平撰著盡散兵燹余時甫九齡全亡第稚圭流離他鄉危卵孤存癸巳歲袁州張爾公先生寓陵陽蒐訪先子遺集捐橐合四方友人之資授梓集成二十七卷行世然猶有遺稿數十卷未梓者今方掇遺補缺圖重鈔而未逮此余所以盡然悲也況三復遺編知先子一生重君親篤友誼提挈孳人文畱心家國以天下為已任節義文章兼而有之者也雖所遺殘篇斷簡存什一于千百讀者其亦重有感矣

不孝男孟堅稽顙百拜書

孫本忠

銘孝

銘節

銘義

銘道

銘德 全校

吳樓山先生遺集序

古來奇逸之士胸中負如許喀喀欲吐而不得吐發之書牘彤之咏歌往往使酒罵坐雖習氣未除大抵英雄不得志之所為嬉笑怒罵皆成至論曩之坡仙今之卓老庶幾近之夫古人著湘流之賦懸龍蛇之書激楚恍懔下載下讀其辭者猶為拊膺扼腕志意酸愴彼寔有所大屈于中而痛哭于竹簡者也是以其為文喜為素秋毋為華春寧博鬼哭不求人嬉不知事之于世道名教閔繫匪淺者無論縉紳大人即布衣匹夫亦與有責焉此腔甚熱此底不欺胸腹洞豁心在口上不覺議論風生時或引紙貫袖疾

落數千言擲筆顧盼徹侯在左妖姬在右詞客山擁百樂  
雜奏酒酣耳熱聳意膠如是豈異儒之夫偃僂兢惕一醉  
無時笑啼不敢者所可望其萬一哉則吾于秋浦吳次尾  
先生不能無致慨焉先生時見英時俊邁之槩風流自命  
其雄姿風標逸氣烟翔迂多可少抑好善疾惡出于天性  
蓋從其嶽秀泉徵鸞軒鳳舉想見卓犖振拔不徒以清狂  
自負兼之才雄學博含膏如芳因而聲華籍甚騰軌高騁  
卒以奮節顯義危軀成仁也朕曩者獨操選政科牘盛行  
又有說存乎其間造物以名與位簸弄豪傑如國家設經  
義制科以取士經義猶之矢也制科猶之的也矢有所必

中于的然後明制科之重見經義之尊自次尾科牘出天  
下翕然奉之爲珪璧指南至有不以名列天衢爲榮以文  
入遴選者貴于凌高梯而被丹雘每三歲一賓興試春官  
其赴會風雲脫巾結綬不在朝廷而在草野爭相振鱗濯  
翼于蓬蒿中之刃鉛品騰不大可駭異哉然則士卽不離  
起金閨身伏華窰其權不更埒于虎嘯風馳龍興雲屬與  
次尾以身殉國死重泰山其詩文如日月經天卽欣附氣  
類者亦若長庚啟明竊分末光以踰躡于一時况主持國  
運文運不與天壤並垂昔人稱千秋大業空其亘古不可  
磨滅嘗聞天祐斯文自產六經之羽翼人肩大道寧就一

代之浮榮守先待後析天人性命之微言述往開來備今古興亾之準鑑非斯人吾誰與歸意洵一時之瑜亮百世之夷惠矣

古岡同學教小弟陳肇曾拜撰

樓山堂遺文小引

丙寅夏六月與黃交三避暑於餘園之芳苞亭交三手攜一卷示予乃吳次尾先生之留都見聞錄也予受而讀之悚然起敬曰此乃日星河岳也因述其令嗣吳子班先生當代偉人不可不一訪次日宮叙五亦貽書曰秋浦吳子班人文大江南北罕有其儔且係名父之子不可不一識其人今日邀黃仙裳先生爲河朔之飲吾兄可爲我作半工因趨赴焉則見子班之才雄貌古有不可一世之概適有朱旣庭前輩致書殷勤懇至情意溢於楮外知宋先生之重子班益知子班之自重也會之次日侵早卽蒙子班

賜顧予隨報謁與子班縱譚於百尺樓上意氣洋洋因偶  
出其所藏先生之遺文數篇以示予皆忠孝之至發為文  
章不可磨泐如吳和受給諫遺詩序送張二無內轉左僉  
都諸篇尤其與日月爭光天地不朽文字何可不急授諸  
梓以示海內而又竊恨不能為先生盡刻全稿然莫為之  
倡雖美勿傳總以望世之有心名教者其表勁節幽忠以  
成千載則幸矣

海陵後學繆肇甲沐手敬識

樓山堂遺文一卷

貴池吳應箕著

吳和受給諫遺詩序

嗚呼先帝三月十九之變蓋古今未有之鉅痛也論者獨  
致憾於諸臣不盡死者之無能多夫有不盡死者然  
後知有不盡不死者由死者之無能多則又何可無此能  
死者耶夫自古國多破而主不即亡唐之出奔至於數見  
是故當時不厚誅不死即死者不甚殊異文山之言曰從  
懷愍者非忠從晉元者為忠從徽欽者非忠從高宗者為

忠此豈可與今之事同日語哉晏嬰不能死然曰吾爲社稷死則死之跡是而觀今之不盡死與死之不能多者何如耶則有不盡不死而猶有能死者此豈非忠臣之至行而明季三百年之光輝哉新昌吳忠節先生此可謂能死者矣從千百不死之中而有先生僅從十餘人之中而有先生先生又獨從容就義慷慨賦詩嗚呼此不但能死而實能處死則先生豈猶夫人之死者哉先生之詩讀之憤恨悽惻而神意甚安此可觀其處心積慮之素卽無和者而已聲滿天壤矣其不能不讀而悲悲而感慨繫焉者知天下猶有未死之心而後死者之猶可風也若謂天下不

能死而獨先生能此非先生心嗚呼讀先生詩可謂非先生能乎哉先生難弟起之命余附一言以爲重余則難爲和者予固知此非先生不能也

送張二無內轉左僉都序

晉陵張先生繇崇禎十三年爲南京少京兆至次年秋陞光卿卿猶攝京兆也治京兆二年值奇荒所全活人者以億計又次年春轉北京都察院左僉都以去於是縉紳先生以下至兒童走卒無不嘆息其去至有泣下不能止者先生何以得此於南京哉獨余不肖嘗以文章道義受先生切劘又嘗以感慨時事極論治平之畧爲先生所深許於是惜其去南而尤喜其任北也此又何哉夫南者治一方者也北則天下繫之夫天下之望治也久矣卽其治而獨不有公卿大人在謂但繫之先生一官乎予曰此有說

焉余嘗統計天下治亂之數矣守令賢則天下之治數多  
巡方御史得人則守令賢都察院執法則御史不敢爲非  
協院者相與爲扶植整飭使激揚必行則都察院有法繇  
是推之則此一官者非先生曷任先生之爲是官也其與  
在南輕重大小又何如也抑予嘗論之法之執也使人不  
敢犯此其事近刻而怵於不敢犯者揣矯厲之情不可久  
必求百端以撓之則其中多有不可言是執者猾之資而  
刻者撓之叢也卽刻豈遽不肖事然適以開讒慝之口至  
反爲號謹愿者所鑿戒卽法安得不壞法壞而天下何道  
之治也是故法非至慈者不能執而非至清者不能慈彼

見縱於吾法之外者日行其害人而忍於害人者又  
百計以求撓吾之所持於是以至仁行其斷而以無所澤  
全吾仁能清而慈則天下之法有不立法立而天下之治  
不可翹足待哉夫先生之清則天下信之矣先生之慈則  
所在蒙之矣而今且推之以行吾執將天下可望治天下  
治而南在其中矣彼嘆息其去而至泣下者得毋未見於  
是乎先生曰吾多病恐不能勝此任然子之言是余志也  
雖然豈惟予子之鄉有鄭先生會稽有劉先生者皆志吾  
之志今亦皆出而北矣余其以子言往告之



黃韞生制藝序

文者小道也而可以觀人然非其人而能文者未之嘗有夫誠卽其人以爲文則以文觀人猶之以人觀文也而敢謂此小道也吾輕爲之哉余之交韞生也以文其淡知韞生之文也以人夫韓歐之文也人爲之也天下有毅然爲韓歐之人者而於六朝五代之文猶不辭爲之乎今天下之文其卑陋冗蕪甚于六朝五代又遑遑得氣去於是天下不惟無韓歐之文卽間一從事而不隨俗輒變者有幾何也非其人也夫韞生則卓乎其人矣其植躬秉志雅不以文而淹通穿貫能成一家之言實不盡於應舉文嘗語

予曰能通經而後可以治史能治遷固之史而後可以治  
廿一史嗟乎世有能治二十一史之人而不能治文乎有  
治經史以爲文之人而其文一如六朝五代之爲韓歐所  
嘔棄者乎故應舉之文猶然小道也自蘊生爲之斷然以  
爲韓歐無疑者予信其文哉則亦其人焉爲之耳蘊生先  
予得氣去然以爲天下文人能通經史又同有著作之志  
者莫如余遂以其文使余序之夫余豈能知文知天下必  
無非韓歐而能韓歐其文者是則予之知蘊生而已

梅惠連萍廬史論序

史者其人與事之得失爲已然者也夫第以爲其人與事  
之得失已乎前之不忘後之師也是故有國家者不可無  
史乃論者又取其人與事之得失而是非係焉此又何歎  
蓋是非不定彼所爲得失者烏在其果得果失而治亂倚  
伏之幾心迹晦明之數方甲乙彼此之淆混使後人但據  
其跡而師之豈不貿於所趨而卽已然者之爲世患豈小  
哉夫然史不可無論尤甚於國不可無史也然而古今之  
論史者亦可概見矣以孔北海之才而難於持論論豈易  
言哉論者莫盛於宋矣予于其文有取焉使其所爲倚伏

晦明者自吾論之不獨其人與事爲不爽而舉異事同計與異人同行者合千載上下而觀若觀火則文之力也是故其人不好學深思與無天下大計而又好爲畸識偏見者皆不可與論史至文則別有天焉爲之而不可強予友梅惠連文矣嘗與之上下談而于所爲三不可者無一焉予曰如子者可自爲史者也柰何不論梅子曰有之於是出其諸論示余余周讀久之嘆曰宋以後無是也夫予亦嘗有論矣梅子論出而予可以杜口豈獨予彼世之無所有而好爲是非者方自以爲善論讀梅子之論當亦有悔其未至者乎夫論必有如梅子者而後知

史不可無論國  
家不可無史也

張正吾先生暨夫人七十壽序

芑山張爾公尊人正吾先生夫婦齊登七十四方同學君子欲乞名公卿之文以爲祝爾公曰何爲哉凡有所假以爲文者其文謏謏則無文不謏則何祝祝而文者乃文也故余惟天下之稱人親者以子耳不有稱人子者以親哉以親者子可受則以子者親亦可受要是二者難兼也兼而稱之者以親猶愈於以子也何也此子之所願而不可必得者也故予請言以親者夫爾公行成名立此可以娛親矣先生戒之曰盛名難居爾公之弟惟適其好修類爾公也然負氣敢任嘗發憤條郡邑利弊請臺使者行之此

幾以憂親矣而先生壯之曰爲秀才當如是是故爾公不爲倖得之學南闈擲卷出者三寧報罷而不以傷色喜知捧檄失時毅然辭保舉者四而不謂不承顏以靜儉居身以廉耻厲俗以辨是非翼經傳者立教以中夜數起一飯三嘆者憂世人有問之者則曰此吾親之教也然則世之稱爾公因爾公以及其仲季豈非以先生哉而吾黨之士進一觴以祝先生者皆曰爾公之親猶吾親也不爲爾公親者則衆人不得而親之其親者以子也而孰知卽以其子也哉至於先生好讀書似儒矣而不事章句樂施焚責似俠矣而畏人見聞辭鄉飲却臺薦似隱矣而好獎就善

類急知交其夫人又惟婉惟順有訓有儀以相之凡若是者皆有壽之理也雖然壽人而指事以驗之天下之高年者肩相望也是近乎謾之詞也故余之稱先生者以子也以子而稱親者以親也爾公曰吾謂必子也能文者非文也實也是可以壽吾親矣而吾黨之士亦曰是可以壽爾公之親矣

祭孔玉橫相國文

嗚呼先生而死耶先生之死適在大行皇帝哀詔甫至之日耶先是聞北都之變先生哭之慟而病劇聞詔至猶植之起迎未成禮遂卒嗚呼跡是以觀先生之死豈猶夫人之死耶先生之年未及懸車此可以無死而先生獨恐不即死耶予小子亦謂先生乃不得不死而果死非先生而又曷以死耶夫世唯不能輕爵祿故重一死惟視生死重故於君父輕漢北地王偏安帝子耳其死也至今烈之以先帝圖治十有七年罹變不搖堅死社稷無論晉宋諸王以囚虜辱國即視唐之出奔者豈足比數哉世不可以成

敗論人而吾君獨有千古矣故予謂官於京師者位無崇卑皆當以死相殉而竟何如也他無足道彼釋褐未幾而拔置綸屏外吏久淹而驟登揆席既已坐致敗亡矣此時卽飴嘗刀鋸罪已不贖而乃有先奉朝請甘就累繫嗚呼先生視此輩卽欲不死得乎予嘗以爲先帝置相亦少輕矣方十六七年多至五十餘人以今觀之僅四五公耳高陽之死也■也江夏之死賊也此爲不辱身矣而三月十九日之禍則死者唯一吳橋嗚呼嚮微吳橋則謂先帝十七年間無一相君可也若是而先生卽欲不死得乎哉是故在先生一身可以無死由予所論則先生之死死國也死

先帝也所謂不得不死者也嗚呼惟先生而後爲不得不死彼夫不死者豈獨生不若死卽夫不如先生之死者亦死不若死嗚呼非先生而曷以死耶尙饗

與艾千子書

昨歲白下猥承欵教議論甚正亦甚快弟隨語眉生今世之過求千子者謂其多權術負氣勢今觀其才識明決志在用世又心在口間非天下之深人也人言何足信獨選文一事尊朱明理原從先聖後學起見而以過直傷厚遂致朋友異同此不必更述矣卽弟向時亦欲正兄數事語頗詳之茂先士業試索其書觀之兄必不以弟爲妄卽弟意見所不合可更以其言相往復決有以諒鄙意之無他也乃近見甲戌房選凡例中臚列張爾公之大罪三喪盡良心者一弟讀之駭異此毋乃兄氣之過甚而言之太激

乎爾公之選原非專意駁艾此第所知也卽其今所刻甲戌文辨駁弟評語者甚多弟深感之卽所駁不必盡合然人各有見不妨各存其說天下自有明眼人亦自有公論在何必彼此自相非乎爾公之言是也兄安得以一人之私掩其長若非也則代千子而議爾公者多矣千子亦何必使爾公之爰書自一人定乎千子之意謂不極罪爾公則是非不明然今天下吠聲之人詆罵千子者不少千子獨不懼其是非不明乎從來是非久則自定又何必亟亟求伸於爾公也且爾公雖有辨駁其意未嘗不善其語第曰我欲千子之說無疵然後可以息浮議傳久遠是爾公

正爲千子明是非而反罪之乎且爾公爲人清立屏處內行甚修未可以選文不合而遽謂其喪盡良心也夫喪盡良心之人當絕之棄之不遺餘力使異日爾公著名節于天下則兄在所取乎所棄乎而猶將執今日區區論文之議以繩之乎出語而不能使人受且亦不爲人生平之地兄何不思之甚也昔人謂昌黎明道而弗能躬若執一偏之說以罪人則今之稱韓子者不過從文字起見耳不亦可鄙之甚耶以兄挾持所謂今日之韓歐也弟觀昌黎之文觝排異端攘斥佛老不爲流俗所恐喜真所謂起八代之衰者然亦未嘗數人之罪至于不可堪歐陽子所謂力



正文體敢于抹一世之才士者也今觀其全集亦未嘗有相辨而至於相罵者若夫詆罵韓歐者則有之矣豈兄以所不欲而施之人耶朱程之學固當表章尊從之恐後弟政謂熟讀大全集註者未必卽朱程之徒也願兄自今以後推尊程朱更進一步則兄之說可垂之天下萬世而無弊矣至於爾公欲爲辨艾書第已移書止之若兄所云俟受先介生書出又爲摘選之舉此則太覺多事受先介生皆與兄有交向因兄過責介生人心始有異同然介生之相忘久矣受先居官已有本末其選文亦自當也卽其不已而所選誠可摘兄亦當錄其大而寬其細况受先今之

賢者又兄舊鄰治父母而必欲苛舉毛細以爲直道弟甚爲兄不取也殿上相爭知兄必能爲之今亦宜善自息乃必不息而人毀我我亦毀人論始於公而怨成以私後遂至於不可解亦聽兄與爾公輩爲之而已雖然兄讀書數十年者則竇灌田蚡傳似猶不可不讀至廉蔣潯渾事雖不同推而用之其理一也惟兄淡思弟言毋以狂直見罪幸甚幸甚反風更祈惠教爲望

與張爾公書

爾公足下弟至敝城先一日從劉伯宗家得兄所寓甲戌  
文辯見評駁精嚴一字不阿中間採用弟評語尤多駁正  
心甚服之或謂兄不必弟語伯宗以爲不必天下何事不  
可不必也今天下知選文之中尙有嚴核如爾公者則我  
輩下筆評一文便慮有如爾公者議其後其裨益弟輩不  
淺又使天下知兄向之文辯其不爲千子一人而發明矣  
閱一日小价自蘄州來書坊寄艾選一部亦從伯宗家閱  
之讀其序深嘆美其文以爲明直潔勁真古文手及覽凡  
例見其臚列三罪及喪盡良心云云竊大駭異以爲此不

足傷兄反似極推兄耳已而聞兄有辯艾一書何必與千子等見耶夫文辭之間如里姬相詬徒為大雅一笑故曰此不足傷也其謂似乎推兄者年來千子頗為人指摘而其選文之功何可盡沒天下從而信之者尚多其摘千子者必曰千子之遇敵也如此其為爾公所詘也如此必轉以罪兄之言罪之雖然此溢怒之詞願吾兄無聽也其信從千子者亦必曰令爾公之言無足重輕則千子必度外置之爾公一辯而能令千子盛氣憤詞則毋乃爾公之言有以深刺其隱乎亦毋乃爾公之辯未必盡非而千子好勝必欲勝其說為愉快乎又毋乃爾公之說出果足以奪

千子之氣其說行且足以損千子之名而千子雖欲不自理不可乎不然兩家之說具存其是非可否天下自有明眼人能辯之而何用千子之嘵嘵為也且今天下持選事者影響附會半詆千子千子俱置之不辯而獨不忘情千一爾公則爾公豈徒然者哉由是向之信千子者必詳千子所以罪爾公之實用以自決其從違即向來未讀爾公之辯者又必轉購爾公之書以定兩家之正謬是千子十年間所為吾敵毫禿用以見能於天下者一旦爾公起而與之角又千子十年間所謂氣決敢任不回挽千禍福不惑易於毀譽者獨一旦而爭一爾公則此之推爾公者不

已極乎然弟又於是歎千子之過亢而尤信千子之非深人也向使千子見兄之書置其與已異者而取兄辨駁之可從者正告天下曰爾公之言是也則天下方謂千子之虛懷好善而爲爾公者因反而循覽其說或亦有未安於心乎是彼此兩成也而何至如今相背戾之甚令識者反有以窺其長短哉故弟願兄辯艾之書亦自今已矣萬一必不可止仍當從文字起見而詆訶嫚罵之語切宜戒之李卓吾評史用胡說等字令數十年中開惡俗氣習弟嘗爲痛恨評文而相攻擊而至嫚罵柰何又自吾黨開之乎往時有友數輩專刻一書罵弟弟覽而笑之絕不一置口

類此兄所知也則弟又安敢不以此勸兄乎抑弟讀古人辨駁之書其人品心術亦往往見之遠姑不論如近代李何之辨駁幾至相罵矣其言俱無關至極夫亦未嘗不各存其說然李書過激似乎名高相忌而何書平溫猶不失朋友相規之道卒之上書理李者何也未嘗以相駁而至相怨弟因思之凡負氣者必求勝人勝人而不得則必求助於他端故此兩人同爲有氣節者而李墮於江西以後此亦其驗矣則處兄與千子之地置而不較見兄之大也如必不可已則寧毋失其爲厚者我輩舉事毋爲天下有識人所笑又毋使後人於議論之間有以觀人之心術此

弟區區之至願也惟兄裁察有以教我

與萬茂先陳士業書

茂先士業兩兄足下今年數與兩兄往還書問皆朋友氣  
誼之事心誠感切但近見千子爾公以選文相構竊恐將  
來因兩家門戶文墨之場化爲戈戟天下亦自此多事矣  
故欲以力諍之誼屬之兩兄以千子非兩兄不能使之降  
心相從弟且以兩家事分別言之可乎弟十年以前志意  
頗堅靜未嘗自刻一藝妄交一人癸亥甲子之間見周介  
生名甚盛而所選之文甚多其推豫章者甚至推千子則  
尤過情弟謂此一時好奇之言介生久當自悔逆知天下  
有議其後者而不謂卽千子也閱千子戊巳以來之選尊

註明理從先聖後學起見功何可沒然讀其書自知其旨  
意所在不必指名介生又不必毒罵大力是千子以矜氣  
負直道不自知其淪於薄也及閱其天傭子集中間有數  
篇文字直擬歐陽此於古文似有源流者然其與受先介  
生卧子諸人書直以彈文作書札矣所謂曉人當如是耶  
言者好盡而受者難堪此亦人情弟歷觀古人辯駁之書  
未有詆訐至是者此千子之過也至於王李不讀唐以後  
書此自可笑其文於經術原淺又何怪千子之駁之乎且  
往時排王李者不遺餘力不自千子始也但其論古文而  
以時文相比絜有一則直指其名而罪之一則曰某先生

某先生似覺失倫且此數公猶當論其立朝本末生平品  
行徒於文字而上下其人豈持論之公者故弟往時欲正  
千子者皆此類而若其評選則明眼老手卽偶有未當不  
足深求也今爾公則專辨文矣弟初未嘗識爾公也維斗  
移書極稱之而後從士業處定交知其人外溫內毅所謂  
不浮沉於俗者也昨歲至白下聞爾公有文辨之選弟卽  
其旨爾公曰合衆家之說而論定之耳若使只駁千子弟  
已先止之不待千子之見囑也此千子見論欲止其刻而  
其書已成弟從吳門閱之見其駁千子者雖嚴其推尊千  
子者亦至弟固意千子之不能忘言也已從拙選中稍有

解紛之語與兩家見而釋然而不意千子之罪爾公遂至此極也爾公苛舉毛細誠有之其寬嚴去取或有未當固宜千子之反唇而用爲罪端但其罪爾公之言又甚於往者之書爾公其何能堪弟謂爾公此仍當悔其自致之也辨艾一書似不必刻若干子又有摘選之舉而以受先介生爾公爲名母乃愈多事乎介生與千子相忘已久受先賢者誠不必選文卽選文亦豈爲千子而設而千子之必欲更駁之乎且千子慮是非不明彼其言亦旣曉然於天下矣豈三子之書果楊墨異端而千子必以孟子自任耶亦豈千子所謂常歐者果在此八比中耶又豈今之工於

八比者果足以繼朱程耶天下不少讀書明眼人以評選之場爲口舌之藪適足令人窺其長短而已與兩兄愛千子并求千子自愛痛言力止仍移書爾公俾各相忘此真朋友責也弟語出平心以責望兩兄之殷不覺言之過冗冀其無他幸甚

與李源常孝廉書

堅註係先舅氏

除日某頓首頓首源常足下廿六日舍下人至始知公車  
從一日發夕又知徑走皖廬想倉卒至京又下馬入關一  
切應酬必都廢閣益智慮生於蹴而工夫儲於素一戰而  
霸吾爲兩公決之矣前有序送行文字頗好又弟近益以  
古道自命想足下讀之必開顏一嘆也笑笑京中百事胸  
中必俱有成筭然弟所望者得雋後便要拿定主意做天  
下第一等好人幹天下第一等好事兄試思之國家自科  
舉起送後一舉人費公家多少又况進而進士乎分毫無  
補於君民亦以身家妻子爲念又分毫無及於鄉黨故舊



只爲宵匪市井作緣此輩人卽官居九列連中三元僅博  
得有道一鄙而已兄又試思之每科自京省合計舉人益  
千餘人矣計借則四千餘矣卽進士又近五百名矣其間  
無媿科名者有幾我輩不爲天下一二人只在幾千幾百  
人中筭數其自處何等卑下乎弟之言此者以世間居官  
之人在鄉在籍以皆此等一流唯兄與弟志同道合又  
弟有所指陳每蒙過聽則當聽弟者唯此爲最大耳何如  
何如

復彭禹峯札

乙酉

舍間無論父老子弟聞紫氣當烙草廬皆望塵舉手則望  
衡對宇之樂何遂減龐公德操也溪水暴長亦暴消則舟  
行遲滯盟兄先來而舟卽隨發大爲兩便卽九疇二兄亦  
當與俱此間不患不得宅耳弟已練鄉之精兵數百人可  
以自固若大敵不至此亦居然有金湯之勢要實爲從者  
設衛也池城存亡未審相傳已降毋論降不降鍾郎輩何  
以施面目於世第不可謂識時務較之庸流差勝之耳寧  
南決不降李若遂自爲之又似不像總之我輩自別有一  
商量且拭目深山以觀劉項之雌雄也雅覲反拘俗套弟

叔一壺一帕而使者堅致盛意姑置此處以供行館之用也明早引領以望握手而後喜可知矣

又復彭禹峯札

弟昨妄以公瑾待人又爲俗子所紿幾自愧死恨死知盟兄自諒之歸來念居停未安臥不能貼席亟遣奉問若彼處甞可容膝且先安頓數日以圖移遷若一刻不可居幸卽見示以便奉迂也不然卽逕來舍下弟茆屋數間亦可割宅而居如老嫂夫人憚于數徙以彼處爲可安身則亦安之而已彼中禮義詩書當別論忠信化蠻貊政非聖賢無也賊破建德而仍返東流以零舟泊洲泚此舉動非有所俟有所恃卽群盜不終日之計政可一舉撲滅此等商量恐未可入當事之耳然聞江南已有馬兵則大舉入

寇無疑池州城中政未知何如也七里來往者多若有所聞幸一一見示弟兩日內即往一小庄去舍下十餘里益真猿鶴不到之境而可列舍百間與群峯相揖讓弟鳩工聚力不數日可成若郡城盡為戰場鄉村復多小竊即馳往搗之而塞山之口有田千畝皆舍下諸兄弟所有可以至死不饑亦先為盟兄造數間為隣較之龐公德操尤為奇事相與躬耕唱和以俟河清安知臥龍岡不移而就我乎盟兄以為何如也十日之內非君過我即我過君先此奉聞有言不盡

樓山堂遺文卷之二

貴池吳應箕次尾氏著

何芝嶽相國壽序

天子龍飛之十三年膺月十四為芝嶽何公申降之辰蓋壽登七十矣公方寓家雷都于是公卿大夫及門下士以言祝者不少而公之家孫次德所交游皆天下之名人勝士諒不可不稱一觴而使予一言侑之予惟天下之以壽稱者多矣必因其人而祝之然後其分量以觀不然第以為箕疇五之華封三之此猶諛頌之統詞也烏足以當公哉夫公蓋主上所嚴重之臣天下稱為元老而社稷所恃

以靈長者故莫如就公立朝之大者爲公頌以見天下之有公與公之有今日非偶然也夫近時輔相之臣稱有品業者福清新建蒲州暨公而四耳福清神矣去而闕禍大作新建丁其難也靖而蒲州起蒲州未竟而公繼事若循環凡四公所爲者皆極難耳而公若無有焉此豈不尤難哉憶在甲乙之際衣冠塗地以門戶擠公公岌岌焉求終于長林豐草不可得安計其後見倚明主獨爲其難又安計爲其難矣功成身退而若無有蒲州之再起也當皇上更滌日月之時使士大夫知有朝廷天下知有君父讀書者知有聖門不從之義蒲州不可謂無功然蘊崇之

矣而不火去滋蔓矣而留根天下不無遺憾是故共驩不極求神堯之再試充濟倖免冀漢陽可復圖使非公動色而爭聖主虚心以聽天下事可堪再誤哉皇上以是倚重公公亦隱其事而不彰天下于是食無涯之福故曰公所爲也尤難耳且公之功在社稷者不可枚舉卽其引身也公亦不欲明其故獨皇上思之故再召公而公不起繼而又問公于家夫十年以來揆路接踵所以浚當上心去而蒙再召者唯公獨耳故天下之有公與公之有今日豈偶然哉先朝守正輔臣以闕禍去位而卒登壽考者至今稱河南劉震澤王兩公功名著于闕禍之後高風

碩德蓋異地同符卽所稱福清諸公與公終始者聲稱譽同而見倚 主上與享年未艾似猶未及公則公之有今日也非公一人之爲之也又非獨前之二公後之三公所得而比年絜壽者也倘以公未艾之年而復膺 皇上無已之眷未知公之得安杖履否也公曰異哉斯言子得毋溷乃公乎于是笑而爲諸君子進一觴焉

與孔興五書

崇禎癸未

自下報命之後箕隨理歸棹江路多虞藉庇幸獲無恙朕亦戒心極矣某臨行時知京師告急大不忍言 皇上之愀泣不已諸老之束手無措昌平天津皆以內憤而雲中陽和相率叛降督師輔臣有兵不過二百河東巡邏納賈至于七千豫按爲叛帥縛降東鎮已擄掠自據至于秦晉失事情形有不可形之筆墨者不意祖宗積德累功之天下遂至于此南中洵七尤可寒心若大司馬一動足勒王而根本去矣蓋此中之瑕釁已多特待時發耳其前發聯城一矢幸稍輯寧于是諸公牽挽者至守門不能動身然

某決志入山不欲以此無關係之身與之同盡某恐將來  
事有非我輩所意計者將如之何昨聞南中馬兵七百盡  
叛此已見形矣司馬不能安位又何論他哉吾鄉于此等  
事絕不聞見此政我輩苟全之福但既已讀書負血氣而  
見此世界真令人欲悶死耳親翁其謂之何至于科舉一  
途其效可知其禍亦可知不待識者而已知其將廢矣親  
翁且勿向人語也某四載飄泊歸來重做人家此時旅魂  
尚未安俟稍閒當專候并申候令兄師相稍言近時之槩  
幸爲某先道意兒女之願彼此爲父母者自有同心某與  
親翁氣誼相期豈可效俗情格套某旣措大不能備一絲

亦不敢損親翁厚幣向者屢有成言矣惟鑒此區也秋爽  
時當面晤親翁于中途先此布聞統冀原諒不一

壽鄭玄岳冢宰序

今皇上十有五年銳意治平用首輔言盡起林下諸賢廷臣交推以爲歷事五朝清節峻望爲天下第一者無如建德鄭公于是以原任宮保大司寇起用蓋特旨也未彌月而太宰缺 上熟察羣臣謂無如公賢又奉特 旨晉吏部且趨之者再天下士大夫皆舉手加額以爲太平可立見然公自通籍至今官幾五十年往時同輩無論登朝卽優游林泉者有幾而公于今年二月甫登七十於是天下士大夫又以爲壽考無疆蓋社稷靈長之慶而公特身以之耳卽予亦敢不從士大夫後效一言之祝乎夫國家冢

卿之近代著名者爲陸平湖孫富平趙高邑爲三太宰云高邑遭璫禍未竟其用富平屹朕時方以門戶相掎擊平湖承新鄭江陵後部權浸歸內閣矣獨能挽而正之今皇上神聖遠軼千古輔相謹恭貂璫惕戢又衆正盈廷無往時水火之形則公之得以從容發摠其志當出諸君上而無如二患交劇海內困敝人材替落似公之所爲較前爲尤難耳然予以爲公不爲其難誰爲之者且前之三君其功名亦至吏部始著耳公居官所在著稱卽在一方已隱朕有統均之勢昔國家甲乙之禍日月反覆矣天護公以有今日已巳歲公以司農主南計此否泰剝復之交也

時北察方多內撓惟公一掃而更之天下於是識君父之義而人心賴以不死論者以南察爲三百年所僅有則公之力也迨後乙亥之計亦如之故今之日公但移其居南者于北而已勝任而愉快矣若其爲南司農也一釐剔積弊使南庾有十年之支向使代者得人則今二患方浚之日災荒蚤見之秋以南給之而有餘矣故公在南之功至今益見公生平留意人才尤精衡鑒爲守歸德沈文端以爲龔黃再見于今而所拔士爲列卿知名者八九人督學閩中其賞識皆名之流今公輔至相望也此所謂居一官卽隱朕有統均之勢况今身實有之則向所稱三公實難



爲之前而何時勢之足爲公難哉故予以社稷無疆之慶而屬之公壽考之一身者非過也昔王端肅爲吏部時年八十餘 裕陵憂其老以問近臣或言其祿命宜壽則甚悅明主之爲社稷計如此今公距忠肅在事時尙十餘年儻 皇上卽如 裕陵之問而以予社稷霸長之說對此其義固在祿命之上吾知 上之必更迨朕而色喜也他如公之風節治行無論在朝在林其可誦說師法者難以枚舉且海內士大夫亦人能言之也而要非祝公之大者予故畧而不稱云

陳百史制義序

往予讀韓歐集則見其鄙棄當世之時文爲不足學朕則有韓歐之志者其于今之時文何如哉已深念韓歐所謂時文者聲病對偶之習也但勦割鋪綴使足以炫鬻爲釋之矣非若今之制舉義本王者之制以發明聖人之蘊嫻于制則下者皆可進取而繇以援測經傳旨趣雖終身事之而未能盡也予又常念韓歐之于文亦輒曰吾明道耳嚮使居今之日則能明道者莫制義若也敢自鄙棄爲不足學哉獨恨世人于制義亦以爲苟可炫鬻焉足矣故高第臚仕每三年輒得百十人而求一文之幾于道者不可

數得且世之君子蓋有既仕而聚徒講學者矣彼亦豈知  
屈首受書時繇其所資爲仕進者用以根極義理發爲文  
詞豈不足以兼而有之

而顧悔其少作曰此時文  
取世資耳曾何當于聖人之微言大義豈不繆哉夫遇不  
遇命也已不能合于國家設科之制與聖人微言大義之  
所在而但以時命之得失論所作之工拙繇是卽鄙其所  
得之文爲時文也亦空嗚呼此豈時文之罪哉予友百史  
其于古文有韓歐之志者也而獨不鄙棄時文爲不足學  
揆制作之所始而壹考衷于理義其文亦旣見于天下矣  
邇益研精于此務求合于聖人之道而止予又聞百史由

出闈時都人士傳其文以爲必上第未幾報罷而倖獲者  
且有以其得失論工拙者矣夫鄙人何知嚮利則德耳是  
烏知彼之所得吾之所棄而不學而吾之所工者彼固終  
身未之得也且彼亦烏知吾之非終不得且又烏能定吾  
之得爲何如哉

羅季先制藝序

予少時小有才然負盛氣自謂旦暮取卿相不難也丙辰以文謁奉常孝可先生奉常見而稱絕私謂所親某當爲邑中獨超然肯俛而從予游名世矣所親以告予笑曰若官大吟詩耳假予得當何遽不渠若奈何稱弟子乎嗣是予學稍進思奉常言大有意始悔前者庸妄人語奉常物故予每舉此示家弟姪謂當以予爲戒今以觀季先之才之氣何必減予當年哉又奉常弱弟奉常在謂此吾家千里駒視予互蔑如也季先則俯而從予游好予特甚常謂予議論品藻無減阿兄夫予則安敢然以予異時所悔于

奉常者季先他日可無有予之悔季先過予遠矣予無他長獨于文章一道有扶雅起衰之志而以是質之季先無弗當者去秋至虎阜諸名彥見季先文者曰何其似次尾也夫次尾安足似哉海內師表奉常久矣謂季先以奉常則可夫季先而似奉常也則予異時所悔于奉常者以藉季先免矣

顧子凝制義序

予友顧子方人傑也好言名節居嘗與予論其先世感烈及當世賢者則必輒稱其兄子凝予于是竊聞子凝甚悉丙子秋試子方報罷予有世道之疑殆春而子凝雋南宮予贈書子方稱慶子方不以予為設于是出其稿謂子凝屬予序之予狀後讀而歎曰嗟乎文章之重豈不以人哉夫今天下三年而一進士士多至三百餘人人亦各以其文見未幾而傳者幾何乎即其文傳矣而其人或為世差稱則文亦同類棄之故文難言哉難于其文之人也夫今之起家者有不以文乎邇者文章之效亦可觀矣敢言之

氣寡素絲之風微甘泉烽達羣盜滿山而魏尚雲中朝歌  
虞翊何寥朕也以是而曰吾文取富貴耳他何知焉嗟予  
以取富貴之人而亦曰文也人安往不得富貴而以辱吾  
文哉夫涇陽先生之爲天下重也久矣其起家也以文其  
立朝也不以文久之而稱之者雖不以文而愈益不沒其  
文文以人重又何疑乎且人之文亦何可不辨也沈毅者  
無佻詞伉激者無卑論志行肅潔者其言端識尙清堅者  
其理達此文以人別也則執數者以衡子凝之文則然矣  
令非子凝而亦求其文于數者之間所謂人非而言是也  
有是理哉夫子凝之文所謂惟其有之耳彼其達敢言之

氣彌素絲之節卽功猷有待而召杜之聲行且復起于今  
者是子凝之所優也子凝曰吾何暇復言吾文乎而稱子  
凝之文者亦猶向之于涇陽先生至久而誦之不衰是則  
予今日所以序子凝之文之意也予方曰吾兄所以屬予  
而序之者亦以此夫予友有周仲馭者子凝之年友也亦  
雅稱子凝之人朕則是言也蓋又非予一人之言也

李源常稿序 辛未

李漢有云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浚于道而有至焉者否也予嘗思之所謂道者豈不散見于六經以來之書乎則不博學浚思而求文之見道者亦否也朕獨怪今之學爲文者以爲流覽淹雅爲從事乎昔之所爲碑序傳記之文耳碑序傳記豈能有孔孟之題目而謂學道之文必在是歟且又謂因文見道者無如諸理學之語錄矣諸理學之語錄豈能有八比辭之通暢而顧薄之以爲此反不足見道歟夫朕學爲制舉者本爲取科第也精乎此者卽以爲傳世之古文辭抑精乎此者卽以爲學庸語孟之註疏之理錄

而科第不廢焉夫古之學道爲文者非有所利而爲之也况爲此矣又不廢彼丈夫屈首受經上之可爲聖賢下亦不失卿相曾何疑憚而顧不專志一趨心搖匕如懸旌耶蓋予不佞之所以論文者則如此而綴文之士安于淺訓樂于易就幾舌傲而不予從者予亦卒聽之矣獨予友劉子伯宗相與創始王子公儼及家子玉班顧喜而信之恐後若夫銳意而篤好則無有過于源常也予故弟畜源常十餘年來情無我爾往源常喜爲因利乘便使人人可見之文以視予而予不謂狀予曰子爲文要使即得科第而顧有科第不廢者曾何負于子耶源常蹶馬起聽迄而攻

苦一日盡棄其舊而圖其新每與予相晤輒顛墮衣冠爪握予手欲入其所爲浚究而冥體者亦已至矣于是丁卯以後之文燦然改觀其言浚宿于聖賢而優游典重有古作者氣象予語之曰斯真予所謂卽科第不廢者也雖狀子已進乎道矣于是源常則益喜蓋喜予之有志乎道者其言當不妄也鄉之役玉班次源常以進而源常爲鄭澹石先生所首士則信乎有道之文不必人人皆見而人亦見之又見之者必非常人也吾黨二三子旣幸源常之卽效而學道爲文之志將有所恃而益堅卽予向者之論亦不自知其不可也源常二弟懋勰皆竒士近乃過而聽于

予者則源常之文之效豈獨一源常哉

予之文不遇于今必有遇于後一時不知而後世自有知之者夫天下後世不能無文也而能無心哉惠連曰如子言則予亦非徒用其心者矣子曷遯吾文而卽以其言繫之



梅惠連稿序

文者生乎心者也獨制舉之文主于明理而又束之以法夫畫一定以爲法而又設多端以窮理七眩而心離矣法泥則心亦違七忤之甚者志蔽于所喜與惕于其所未必得益不辭爲背心之言焉故文生于心者也天下有制舉之文多問心哉予生也晚繇所見三十年之文以推測其所用心其害亦從可觀矣狀則謂今之世受文人生心之害則可謂今制舉者有生心之文奚可也雖然無人乎則亦未深究梅惠連之文耳夫惠連之文上下聖賢以研理出入古今之文以行法歷之非不多而求之務有定乃跡

所為眩與泥二者之患則亾之何也其心有所守而不亂也是故繇其生乎心者而言焉進之而仁義道德之旨又進之而治亂得失之故益進之而幽明生死之變皆其所包而畜者之即可推者也抑即可舉而措者也而反而覈其言則猶是此一事一物者而未嘗詭于理也未嘗佻于法也嗚呼天下有根心為文如是者乎惠連曰吾文之不效政坐是耳敝所恃以事無用吾文有焉予謂人之遇合豈係于文向使子離去其心以有獲子豈肯姑舍是以從之即子未取世資而子之文于聖之理一王之法寓焉何則心未嘗亾也余方恃子之文以使天下有不亾之心則

積計編序

袁州守公解華育先生政成之暇撰所為積計編以教世閱其篇首則本瑞亭太公之家訓先生因輯而成篇者予卒讀作而歎曰先生之為是書也有以哉夫古之即事微應者其說莫備于內外傳後世謂左氏近誣而柳子厚至作非國語大約疑發聲動貌之間何遠足以決人休咎而後此之立驗者何遂為前事之召致哉不知徵應之說固儒者不取以自必而其理則六經備之矣易曰慶自其所施也書曰禡明其所受也詩曰惟其有之言有本也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言無往而不應也然則內外傳其以

發明春秋之理無疑者而至一槩目之為必不然之事嗟乎不幾儒者所不敢必而適為奸人任士倖免之資乎是故先生之為是編先生不自侈其修而使天下讀者知善之必可為而報之必不爽曰積計者亦謂夫人所積在自意計之耳嗚呼此先生所本其訓于家者之言也而意于是深遠矣先生又有守要固圉空陽拙政二書所以言安民弭盜之畧具備夫朕而先生所為積計者又豈有他哉吳子曰讀是書者考先生之治行則六經之理固未有不以身教者也是積計之謂也

與孔興五札 乙酉

不肖恢復貴邑之始函官法不得縱前承命兄青老見諭已為開生路于西臺而不肖所轉請于 聖上者金正老也此老甚執會時尚當婉轉言之前許以免死重承下教則准保矣仍候 命下再齒報聞不肖將移鎮貴邑請教有日乞先致區匕于令兄青老親翁

李驚必序

今天下十餘年來而交游之事起文章之聲亦日以重于是公卿大夫咸以不識天下名流爲愧而號爲名士者雖在踵仗持三寸不律以衡量莠文亦可不崇朝而遍天下豈非事之極盛哉狀而士之能文章負志氣者往也恥言干謁至所見非所期則亦爲公卿大夫終日折節求一負志氣能文章之人至其門不可得以是而交相爲重蓋有由狀耳獨慈谿小馮先生以同鄉來蒞滁陽東南之彥有一不望見顏色承其傾倒者咸以爲此必非負志氣能文章之士也先生亦虛懷倒屣各盡其懷來豐樂醉翁之間

益踵相接也嗚呼此又數百年未有事矣先生卽博愛乎  
朕精衡鑒好獎與有奇士必折簡相聞一日移書緘李子  
驚心詩文至日袁鍾已矣三湘七澤之間乃有起而駕之  
者子急序之無失此人哉夫予卽徵先生言固已知郢有  
李子况其爲先生所引重者乃驚必亦郵書論文謂今日  
之文分治亂且以此界人禽焉夫今天下文人安得有此  
言哉憫世道而恤人心由是推之驚必又豈特文章之士  
已乎吾朕後歎先生之知人而士之負志氣能文章必未  
有過李子者也李子鏤其制執先生旣已評而序之矣乃  
又使予序之夫予無以益李子也但問士之至滁陽者幾

何人其至滁陽而爲先生所稱進者幾何人稱進則必向  
予言之惟恐聲名不卽彰于天下者又幾何人則先生可  
知矣李子可知矣庚辰重九前二日

題喬伯巖林見素卷

此卷爲喬伯巖太宰林見素司寇之手書也兩公爲正嘉時名臣與安陸孫志同蘭州彭濟物諸尙書並以名節經濟稱于天下白崑官南都久予嘗從南中見其題詠甚多而林書則從此卷僅一見之卷中書皆爲寄陳不寄太史者太史卽魯南亦時名流也白岩詩後小序多可觀見素有鱗魚聯句詩三首最佳而同作者爲鄒守益文徵明方召南陳徵壽及陳林俊六君子也白岩以篆筆馳名而行艸亦追美魯直見素書足與白岩頡頏皆可傳也予又觀此書與石亭其稱謂敘致皆質實有古風與近時士大

夫以詩字知名者開卷之間便有矜肆之氣觸人以之觀前輩遺蹟者不獨愛寶其文翰夫亦可以論世矣崇禎壬午夏月書于白下道院

題蔣崧画

蔣三松画其一種傲梅花道人者最佳此卷是矣觀其淡秀之致脫盡平生蹊徑即沈文豈能過之世不具真賞鑒往亡隨耳食為去取也此卷之遭排擯者多矣良為可歎崇禎甲申夏月書

樓山堂遺稿卷之三

貴池吳應箕次尾著

黨錄

先是天啟間有所為東林點將錄及天鑒等錄皆逆黨籍朝臣之公忠清執者號為黨人以肆其一網之術者也未幾而名在前錄者大半皆直而被錮矣而後輩邇其風烈者往往稱道其事弗絕而又多東南士士多知名亦往往嚮用于世于是前遺黨未盡者則益恐又作為蝗蝻錄一書書不盡傳朕執政有之又聞已達之內客有從執政所見其錄者嘗私以語予予聞其所籍姓名大要謂蝗者多

前二錄之遺老及今搢紳素有稱之人而哺則皆未通籍之名流以其爲物害多而種繁是卽嚮者一網之故智而但欲下錙草野則意尤惡矣已而造錄者及錄中人稍稍傳士又轉爲搖動惶惑蓋有以不與爲恥者有淡恐其禍至者且有多方求脫無措者而素以聲名見忌安意聽之不過數人而已嗟乎其爲恥者難言之矣恐亦人情有之而求脫者則益卑鄙不足道且今何可比天啟間事也上有聖主內無權璫欽案既定之後邪人旣更翻之而屢獲罪去卽今大臣一二陰刻者多爲其類掃除異已朕不能明負惡聲于天下所謂其迹似鼠也而諸未登仕籍之人

卽引批其罪不過在交墨議論間此卽京惇復起顧時已非矣則意險而計拙固無如此造錄之人也而固不意錄中之變態有若此者故書之予俱隱之而不著其名朕此亦有足繫人感歎者矣



副榜

崇禎己卯七月武陵相楊上言前此拔貢保舉二途冀以  
 得士于科舉之外士既不能得且與始行之意相倍甚蓋  
 罷之而寵其任于副榜俾之即充貢國學行積分之法用  
 以觀其後效則庶幾乎舉無遺士矣客曰子以為何如予  
 曰此狙公之術哉而以造士恐上厲之適以墮之前事不  
 足創而後效蓋可觀耳未幾闈撤而名在副榜者意氣且出  
 諸中式士上設宴矣刻錄矣立杆額于門矣入里閭則乘  
 輿持刺拜客矣又合諸中式者稱同籍矣諸中式者亦陽  
 應之而陰遠之副者不悟也暱之益甚其以齒錄副卷餉

予者日累也。不絕閱其卷首則皆題曰舉貢生。予因掩卷歎曰：此廉耻盡矣。世安得有士哉？夫士倖而登第，猶吾分內耳。副者即不必對，亦何足喜？且予自十年見所舉之士，其志意狹小者，始非不侈，朕以爲榮也。曾幾何時而服官者，至死謫相望，而其未釋褐者，多荒落不能自振。况區區副榜者，以科名則簡斥之餘也，以待選則隸在成均，大半多以丞簿爲究竟。此何足驕人而遽自盈沮？且小喜之易嘗者，大遺之必蹶也。揆當事之意，其望士者，詎止此而事已至此矣？故曰：此狙公之術也。安見異于嚮之所謂保舉拔貢者，而謂此足以創其弊而易之哉？雖朕予尤傷之矣。

以五代之時，舉人國如奕碁，而猶有持不變如桑維翰者。卒亦未始不得。况今天下一君科舉之法行之，屢世不能易。士猶不能安于其遇，而數爲驟出之令所惑，嗚呼！是何怪上之不能得士也。

寓鄒滿字竹居記

鄒滿字之居南都也都人士能言之者多然非久與處固未有知之者也崇禎己卯予應秋試至南僦寓無與意愜者從金陵柵口西行數十步一望衍鬱而有橫塘一帶蕭然萑葦如江汀澤畔者所謂清溪之曲也予從此境及塘之隅則有瞰水編籬者植柴爲門門皆種竹穿竹入屋僅數楹問之卽滿字有也請與見則葛巾布袍似世外高流與起居畢卽割堂右一閣使予居之中間亦織葦相隔而已居久之若聞不聞聲者予疑其或他徙去久而稍聞讀書聲則滿字課子也又久而聞色笑甚惟則滿字事親也

間聞有剝啄聲命童子唯喏于戶外則滿字對客也家無  
甌粟意氣瀟洒而妻子承顏不聞聲咳予閱士大夫家及  
世所稱清人逸士者多矣聲華赫奕于道其門以內至不  
可言彼焚香煮茶以自託其致者其實此外卽無餘事矣  
此以視滿字何如者卽古人如龐公德操望衡對宇妻子  
羅拜堂下以視予居其室中而覲面聞聲亦爲罕事又何  
如者則滿字益深遠矣予寓滿字閣中者凡三月雨聲月  
夕無一不與竹之聲影相酬答至夏水暴漲往來徑絕則  
如在海島中有時朝暮之間極眺蒼茫襟帶雲氣又如浚  
山石室忘其坐臥人間也予作詩贈之滿字又好予文夫

予則安能文要非久與處者不能知而知則無過予者矣  
滿字鄒姓典其名雅善繪事得大痴遺意世皆知重之予  
故畧而不言云

濰城紀畧序

予友周元亮以名進士蒞濰未三年而治爲東國最憶壬午春方密之自京師道濰來予問元亮所以治濰者密之曰吾卽未遠方古人然跡之所見前有史公後有元亮耳史公者爲今總漕當皖寇時政聲聞天下故密之云爾也乃未踰年而奴復大入所至處如疾風捲葉不崇朝而城卽陷未有攻圍之久幾于彌月百道並進而三來凱郤若濰之弱光歸狀者若是豈惟東國所無自鹵賊交劇以來積至廿餘年矣其所摧陷亦可畧覩曾有如元亮之單城抗鹵使不能得氣去者可再見哉夫予亦嘗妄論天下事

矣謂我之用兵輒不效者由于臨治之多人而召募之皆  
客卒誠使盡撤徵調之衆以簡練土著盡罷監督之吏以  
厚其責于守令使守如雲中上谷皆得自將縣如尹鐸之  
治晉陽虞詡之治朝歌二患或不至是雖然亦顧其人耳  
彼鹵至輒陷者豈盡狃于監臨之權分而召募之勢渙乎  
感動之非素而應猝之乖方則俾以厚勢適足以叢疾而  
速其敗故人心成城忠信却敵觀元亮濰守之功而古今  
成敗之事可以類見矣元亮寧直爲寃于東國而已哉方  
鹵未至時元亮郵書與予談文若絕無急遽之意者不半  
月而守濰之功成傳曰好整而暇記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斯言也予嘗難之今于元亮也益信

里中藏書記

予家世雖多爲儒而鮮藏書童時則亾兄元樞購書數厨  
以左史諸書使予讀之見予輒能曉書中之意則大喜憶  
兄亾時予年十八矣語予曰汝必以博學能文名世兄亾  
予方習舉業汲匕于名利雖有書不暇遍讀也己家遭火  
書盡亾又貧不能更置每感亾兄之言輒爲泣下如是者  
數年雖嘗手抄借讀固未能大肆予志迨予應舉數罷出  
遊四方教授于新安選莠于吳越束修所入輒以收書久  
之書稍衆益數倍于亾兄所蓄矣于是置舍一區列架十  
數以貯數年來所購者而予書遂甲里中朕竒篇秘籍予

寔無有以視海內藏書諸家真所謂夜郎王不知漢大也  
但念萬曆己未冬從郡中見三國志及楊升菴全集善本  
遂假一里長交官銀買之歲暮無還至于大窘又念庚申  
年從友人家見說郛及子由古史從假之而不能得至于  
惆悵累夕以今視之亦何異貧兒暴富哉朕予居秋浦萬  
山中舟車艱阻卽得一書致之甚難今擬各方所得卽貯  
之各方身到處卽有書可讀而里中所藏則以爲躬耕娛  
老之助昔溫公謂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夫貽子  
孫則過計矣卽身自積書而真能讀與否亦有數存焉要  
之人何可一日無書也作里中藏書記己卯冬月日

藏墨記

人亦有言書画玩好之物畜之無益而予獨曰否不猶愈  
于積猗頓之財畜金谷之聲伎哉至于硯墨之屬此則利  
用之資而業文士所不可旦夕去者其擇良而置之者適  
也且墨尤可以觀德焉博而精者其材也堅而潤者其質  
也黯而光者其色也故備而有之誠難其業是以成名者  
不過數人而始以業精而有名旣以名成而鬻偽夫然于  
名墨而得其真者爲尤難也憶予年八九歲程君房攜墨  
至予郡語人曰及今不買後將不可得時士畜不過數挺  
遂咸詫爲好事後予長見君房之子則自求一墨不可得

矣辛未在杭州吳去塵方攜墨至錦囊髹匣粧飭甚精時買者爭艷其名高而咸苦其價重比予甲戌至新安則去塵自求初制之墨不可得而同里僞鬻者數家卽去塵不能自辨由是言之得名墨難得名墨真者爲尤難而况得之于異世之後乎何也蓋真者所謂備有其得者也予性好墨且能辨墨嘗望色而識真僞于是藏名人舊墨甚多或曰子以爲利用而已必多乎哉予曰使予豪取暴奪則卽少不可吾所畜者或水火盜賊之所剩餘賈豎富兒之所簡棄零落坊市之巾流轉童姬之手使予見而不辨也而不收是猶見文人勝士偃蹇沉淪而乃忍心惜力較量所

費不肯出身爲之拯援此得比于人類哉予所以畜墨之多亦區區不負此好德之心而已若但以爲供磨礪之用則一生需墨幾何卽不可與猗頓之財金谷之聲伎同年而語而有益無益亦不知與書畫玩好之畜其相去果何如也



與熊大司馬書

癸未

先生雄文偉畧卓絕一時而令子伯甘令姪去疾久辱聲氣性命之雅時方多事竊有愚懷敢爲先生陳之南中一日數驚不可謂不危急矣不肖雖玉貌無求而義憤難嘿此時無論左帥叛與不叛亦無論是非左南中偵探不可不明而戒備不可不豫且以左鎮所行之牌言之離信地而東下此爲何意未奉 旨而勤王此屬何名蓋彼不過爲闖所蹙避之江南又陽假義聲而陰便擄掠耳且欲嘗試國家後將藉之爲不軌口寔此時而遂倉皇城守適足爲彼所笑夫未見賊而內疲民力以爲守外且見笑于

奸雄智者不為也愚意以先生之威靈自可單詞而折其逆萌若論之不聽而必擁師南來遂無術以禦之乎夫今日之勢原與吳之備魏陳之禦隋不可同語彼居窮勢而負惡聲其氣先已消沮且舍馬步而事舟楫是自尋死道也為今之計不但必城守即蕪湖采石之備亦宜盡撤蓋示之以不足畏而狙之以甚疎彼兵既不悉水勢舟之所集眾懈而勢囂不過漁舟數隻可以一炬而盡除社稷之隱憂謂之伸國法可也謂之誅民害可也下商時當畢其策伏惟裁察幸甚

吳文咸集序

吳文咸集者予友陳百史居吳時哀諸同人之文選而集之也集成予得而讀之因歎曰天下之文有盛于吳哉夫文者不以地者也雖僻壤小邑有作者起嘗能以其言為世則焉然有幾乎即所稱為文章之區矣一唱羣和本無有絕類出者而高自標置曰是吾國之風也如此者天下亦有數方矣有識者至棄之以為此名其鄉語耳世豈有不相錯而成文者哉予嘗以兩者相提而論狀後乃知天下之文莫盛于吳者也吳故大都天下縣以視風會焉其文嘗使地方一人為之足為其地重而吳則稱十數家而未

盡其雋少相望者嚮使學一先生之言亦豈不斐然乎今  
試合數十人觀之則言人人殊雖極天下瓌璋之觀然所  
謂齊聲一習本無有異而復不能不爲同者則有間矣非  
其學背其不敢強爲同者不自枉其才者也則大本一也  
故曰天下之文莫有盛于吳者也吳之文人恥以文見者  
不少夫其所不屑而不能不盛者且如此矣此百史所以  
不能已于集也其集文也又豈以其文而已哉予與百史  
後先寓吳者凡數四所交游大畧相同知其文亦皆悉予  
愧未盡表章而百史先予集之非百史不能集吳文也然  
則吳文雖盛如百史者又曷可少哉

聽社序

無錫黃子心甫吳子漢若視予虎丘言其邑中有友十七  
人以道德文章相切劘因盟而名之曰聽社予問曷聽焉  
爾則取詩所謂神聽和平之義予曰有味哉其名之也又  
一日唐子采臣函其所爲文來而以書先之曰子其序焉  
夫予敢謂知文哉朕于近日之立社者其于聚散離合之  
故蓋嘗有所感矣其人品之邪正文章之是非則亦嘗得  
而妄論之五十年前士未聞有所謂社也有賢人君子焉  
始不過以文章起家而後風烈著于朝廷又其時有講道  
茶徒之樂于是邪者心害其狀則相率而培之爲黨蓋衆

溪之爲天下的也久矣事勢之流相激而有社又有賢人君子焉以其身爲天下倡而向之培梁溪者則爲此黨之徒也社蓋岌岌哉于是前此之徒有身實在中休今之勢而翻狀變計復抗稱郭泰袁閎以爲高者其黠者揣事未必及又冀後之復利而益復謬爲絡致因以自樹嗚呼是又愈于休勢之甚者也豈今之所謂社者皆如是而已于是梁溪諸子耻之程才量行始于一邑狀則不恤以其的爲天下招者先後尤梁溪也梁溪諸子豈徒以其文爲有聲于世謂遂以畢吾事哉予所以繹聽之義而知諸君子之于社也蓋富達以之而生死禍福視之者也向予所感于離合聚散之故者蓋爲邪之尤者道耳其于諸君子今日之社又何疑乎諸君子于文厝思布義非古不取而氣理之盛足以移易天下無難吾不侈引而獨敘梁溪所爲先于先天下者是則諸君所爲寓社于文之志也又予所交有顧子方者奇士也不在社狀予觀其人以爲此吾社之徒也况其爲梁溪乎諸君試以予所言告之

家弟試卷序

尊經學古之說今崇文者類言之而予之說尤有進焉者  
謂今之視古爲時文者後之視今卽古文也故限之以爲  
時文者卑也卽學古爲文而謂與時遠者則猶二之爲見  
故爲時文而不能卽爲古文與爲古文而不能如爲時文  
者胥猶弗文焉爾于是以經術之理傳以兩漢八大家之  
文明其源流條貫以教寒家諸子居常爲文有一字不準  
于古而戾于予所誘進者抑而弗覽私相戒勉以爲崇古  
旣甚則文中所謂是非邪正雅俗險易之類作者自辨不  
必如今士之舌敝毫腐立壇以相攻擊而後明也蓋未三

年而家說幾明其視讀秦漢以來之諸書猶房牘而視古  
 諸傳世之業猶比偶也予諸子不過七八人比亦半以其  
 道稍露其錐末今年試事聿興而弟履嘉者苦小戰則蹶  
 或謂之曰子之師說好古特甚耳履嘉則不應私易名就  
 大試六篇時 主者功令森嚴試之日天寒墮指予與  
 劉子伯宗王子公儼輩擁爐相向未刻間題予搖手曰能  
 于此倉卒盡神應當推為吾道嫖姚二君曰有君家二三  
 子在何難焉蓋二君者予同調其信予諸子者久乃閱數  
 日而履嘉獲捷矣覆試日履嘉未至 主者以其卷傳示  
 諸生大加獎譽謂其文似臨汝四君又謂其文存古特甚

于是向者之士始以予疇昔之言為未甚也雖狀甚庸何  
 傷下有甚者上尤有甚焉者矣今履嘉原卷具在請與天  
 下之士讀之以辯予家好古之學為甚焉與否履嘉原名  
 應籀延陵七子中稱晁少亦吾家霍冠軍矣己巳冬日應  
 箕題

與慈溪兩馮先生書

甲戌冬月兩先生之還朝也不肖適值于湖上卽獻規以書中有天下事非一二章奏可以塞責之語猶記兩先生還報曰自家抵京三千餘里誰爲足下此言者使異日不如足下所言亦何顏面相見乎不肖比接此書卽與沈崑銅歎息謂兩先生真能有爲亦真能受善之大賢已而大先生建牙海上長城半壁眞盡東南乃復社之難興遂以一官相捍無幾微介于意而聞城門較尉之策藉之小先生者亦復不少其他苦心妙用人不能盡識朕則卽此一事而與向書所言直折弊而合之况兩先生所欲用其未

足者尚有在哉昨秋欲一渡錢塘踐大先生之約而未能  
又欲通書小先生而地遠勢下慮無繇得達耿耿此衷惟  
有神者告之而已天下多事不肖徒有漆室之憂兩先生  
身在事中同舟之救卽無能爲左右手者然亦豈能安坐  
而嘿視乎以兩先生不畏禍福之素處之知天下無事不  
可爲也陳水部爲中湛先生之子而定生之兄也某託之  
致此彼亦願在下風者不知其人視其父 視其弟矣臨  
風可勝瞻切

與徐虞求尙寶書

執事之視不肖也至矣見則先其身餽則不能止意謂乘  
風決起或得稍圖報塞乃秋事竟負期許言之愧恨不肖  
七上書而說不行矣自甲子至今闈中牘不蒙一點者凡  
三見矣文章憎命良非虛語狀人簾諸司身爲考官而簡  
忽文莠如此時事不平莫此爲甚况其中尙有不可言者  
乎義命本所當安若今之世卽欲不安不得耳至于保舉  
一途亦顧其主者受者爲何如人若謂制科不可必而姑  
就是七豈應有者乎且旣已屈首事制科矣又復徘徊于  
此七楊子所以悲岐路也知其必不就也而故薦旣已受



其薦矣又例辭此作何舉動謂執事與不肖而有是哉復社一事所關世道不小若竟其局天下必有清流之禍不肖振衣從之固所願也于國家大勢何執事屢移書當事極知深識妙用皆在人不知之處朕今之在位能爲城門較尉者惟執事一人而已望始終留意此世道之幸也不肖意欲入山著書所雅念當代事實未有撰次成編者使得竭數年才力或可論定成一家言而又有相知博洽如執事者可以質証請教亦千載一時也尊意以爲何如一詩寄意惟反風賜教焉

復范太蒙先生書

應箕無狀既貧且賤徒以結髮讀書頗知大義又嘗與當世賢豪遊因以身相爲上下其間見古今事會到眼便得而留心者甚少是以不甘碌乚竊有所發抒翁臺不以爲狂爲妄而且念分念年獎與過情非所能任前歲以羈旅之踪嬰逆黨之怨中間倡公道而挫兇鋒者翁臺實陰有力昨秋酒酣淡論猥勤擊節謂不肖所言皆生平未聞者嗜痂成癖殆不自知其過也到吳中便聞杖履未安朕意是體中稍頓耳嗣在武林如貴鄉人情悔過輿論協歸官吏士夫奔詣各臺故請錦旋者至舟帆相接公論久則自

明卽此可見朕則宜與桐城之事安得盡謂之下好亂哉  
仲冬返棹白門知翁臺爲仙里所留不獲奉晤至今爲之  
悵快乃楊先生侔來旣拜良書兼蒙鼎貺見褒之詞有加  
無已而憂時之畧復爾下商山中得此豈止逃蓬藿而聞  
蹇朕乎箕今春以來未嘗一投足戶外朕亦竊從邸報見  
無耻之宗伯附逆之少宰皆被竄逐矣是非苟若此則翁  
臺豈能久臥東山哉不肖風雲未絕亦將于賢者之出處  
卜之矣流賊滿天地而江北遂成丘墟當事者以叡隣爲  
幸敝鄉實有震鄰之恐不揣愚昧上當事二書前此守禦  
乖方書中亦可槩見寄覽以供一噓便風

祈更賜反教謝  
狀外附不盡

與陳臥子書

昨歲曾從周勒卣陳定生兩寓書馳戀之私計已上達左  
右獨無緣晤言爲歎耳天下洵也非有王伯之畧者不能  
出而稍有匡定仁兄負有爲之資據得爲之藉又益以三  
年讀禮所目覽而心籌前觀而後鑒者當復增高倍澁會  
須舉而措之耳弟雖碌也朕著書立言退而有所自命者  
亦事將濟矣今已將數年所作選而付梓辨論書序之文  
自視或可爲一家也國瑋之選乃仁兄乙亥年白下所訂  
也今自四年以來收集頗已成帙矣中間雄博絕麗之文  
亦復不少使此集真可傳世以藉仁兄矣仁兄近作幸傾

笥相授他家文有當意或便在手間者亦幸示一二而序言則專借重焉蓋此集編次倣文選而詩文非有關係者不錄是在仁兄指示而揄揚之耳分韻詩一冊用供一噓

與楊維斗書

昨秋冬間曾有數書反覆最末一書雖未奉報朕未嘗不服足下識淺而論正又所見者極大也檄逐顧秉謙又廷折巡撫而奪其氣前之視今猶今視昔耳弟歸後其事卒行也而彼其之子亦聞而心戒故今南中人心稍安靜不至如曩日之招搖傾動者則空言亦未始無補也天下事勢不止焚溺救拯之責全恃今之文字取科第者科第之人如彼我輩文字之效又如此丈夫不得行胸意而搖唇舌于丹黃之間真可耻也弟今復低眉入闈矣不敢謂我輩出處係國家之治亂然我輩將終不出哉足下其謂之何

弟數年來頗有論著今已付梓俟成書時寄覽獨弟向有國璋之選所收集者已可成帙中間明道辨惑及能爲世用之文亦多蓋時文一道雖雅俗相淆然我曹數子之說未嘗不大明于世獨古文詩賦流失變亂亦甚久弟欲起而振之則此其始事也

答陳定生書

頃得陳臥子書謂名德之後卒鮮賢嗣而歎吾兄爲不可數見也誠然哉誠然哉留都防亂揭臥子已見矣謂尊君討逆正而不激且以向者紛紜之議爲可笑然則吾輩同志者自可不謀而合也令郎之才極其所至當不能有二而科第起家時文著聲猶其小事弟見少年穎異者多矣然未幾輒敗卽不然僅一便利場屋而已若此者何也父兄之心先散于小喜而師傅之教未嘗期之以大成也故弟所望于令郎者獨異且如弟所指授其于應世直舉而措之而古學未嘗不在其中冀仁兄朝夕督示使之守而

弗失不爲庸師俗儒之說所亂天下樂事有大于是哉所寄新執較忒秋大自開闔矣讀之甚快俟到京中當使之更上一層樓也來教憂憤北虜感慨同鄉所謂漆室倚楹之悲唯兄有焉至謂濟天下事惟識與力識爲指南之車力爲行舟之柁有味哉其言之而以此屬弟則何敢當弟之料事每中亦所謂見已狀耳敢因人之不智而輒自矜其愚耶馬培原書中亦極推服吾兄其與弟所談皆當世之務此可謂有心人矣仲馭丁艱今始得的耗素車白馬兄已先之弟卽躬親往吊午節前後可晤兄于秦淮之曲也他俟面悉

陳其年詩序

宐興陳其年予友定生之子也方十二三時予授以作文之法輒三日而畢吾技予大稱賞之于是其年之名遂著然私念今世所重者科名則予所稱其文者制業也不過欲其旦夕取高第尊官以去耳未暇與之言古文詩賦逾年而其年作爲論策甚竒又逾年而寄予詩賦益竒甚如今所作寓懷諸篇則皆衝口成吟寄託欲絕卽昔人所稱七步八斗豈足多乎而其年則猶未及終童賈生之歲也嗟乎異哉夫子亦嘗從事于古文詩賦矣而每以爲無難異時如獻吉子麟豈不有名于世然早不聞道其言無一

從六經入者卽用修元美號博學多才矣不能整齊一史予嘗少之然則古文詩賦爲不能者難耳以其年天授之才使盡其能則富貴其所自有而是區匕者亦何足侈之故予之稱其年猶在彼不在此雖狀其年則固已如此矣以獻吉諸君子之能而予猶以爲無難則其年得毋謂此不足以難我也卽昔人所未能者而吾亦無用能之乎

存朴齋詩序

今天下爭言詩而無有能詩者其故何哉其言曰詩者性情之物也空濶俊秀不爲學問所蔽者是卽見性情者之詩也此言是也乃予嘗取所爲空濶俊秀者之詩而讀之如捕風捉影無一根抵于詩人之有所假托含蓄其言淡而遠質而真沈頓而有感歎者概未有得予然後竊歎汨沒詩之性情者是卽空濶俊秀之說也世安得有詩哉夫詩貴遠貴真貴有感歎然非原本淡而用物精者先不能爲淡爲質爲沈頓故天下寔能爲見性情之詩者必非未嘗學問者也世安得有詩哉吾友陳百史博學多才使其

爲空靈俊秀何難顧獨不感于世而謬于予論詩之意合此豈無見于詩之性情而狀哉一旦亟稱其同里彭子之詩又出其詩使予序之夫彭子則亦非不能爲空靈俊秀也名其詩艸曰存朴此猶予之所謂淡而遠質而真沈頓而有感歎之說也彭子爲陳子所稱引又何疑乎彭子方渡錢塘撥禹穴尋天台雁宕之勝由其所聞見以反而自驗其學問所得之淡淺其詩當益進狀後取世人空靈俊秀者以與予所謂假托含蓄之旨相較吾見世之能存詩者莫朴若也彭子勉乎哉

郭季白易經講義序

易者四聖人之書也而後之學者卒鮮得焉其有以小道纖微占事偶中者皆附曰易其寔非易也而理無不包則後之言理者又附之以已意而曰易其寔亦非易也要之無當于易者得其一則易亦不外此易之所以難言而言者之所以愈不能已于易耳余少學易而難于言見言易者知其無當于易輒欣然聽之獨于汶上郭季白之言易不獨聽之覺與世之以已意言易與以易附已者大有間蓋季白負才畧又能精觀世變挫劇一切以自號無名其與易蓋數十年守之而一朝言之宜其有不言也輒有當

而與予所謂附者其相去蓋不止徑庭也宋儒有謂易學當在西川自予觀之今在山東矣

高僧傳序

佛法吾不知也然喜與僧之有知識者交而吳僧道開其一矣道開嘗爲予言其師汰如又示汰如所著唐宋以來高僧傳二十四卷其編纂博而精文詞整齊而不穢有作者風以作僧史幾七乎吾家之永叔矣予問道開汝師是書何所取衷則流涕言汰如之爲是傳也懼搜討未備于是遍歷省直凡名山古刹碑牌所記皆躬自模勒而又叅之衆聞斷以已意其草凡三易如是者且數十年嗚呼世有勤苦若此而書不傳者乎今道開無一粒之餘無一衲之蓄旅食舊都遍告名卿鉅人以冀師是書之有所藉以



傳則世又有爲之徒者勤苦若此而其師之書不傳者乎  
嚮使世之有志著作者其勤苦若汰如而弟子之欲傳其  
師者復若道開天下寧有不成之事哉予故欲取汰如之  
書仍刻一卷以成道開之志則豈惟道開亦可以興天下  
之能爲道開而併天下之不能爲道開者皆可愧也道開  
能詩画蕭淡無求于人爲吳僧第一次如精佛法爲世大  
師此固夫人而知之也予不具述

李丞詩序

詩者所以詠道性情助宣政化之寄也今言詩者有是乎  
山人墨客資爲俯仰其給應皆呈贈投答之章名公巨卿  
本未習是晚耻不文乃稍事聲病對偶之學用以自飭又  
諛進而醜念亦哀朕集矣是二者予嘗謂之借題爲詩耳  
嗚呼詩豈有題也哉予不敢自謂能詩朕每欲吐其胸中  
至事會不合亦遂止因自笑予非無詩常不得題耳復不  
自揣時以是推求天下之詩與予意合者則亦寡矣偶得  
譚友夏新集閱其序言頗以向詩爲悔亡之亡意猶予意  
也夫朕予所取之詩必無題乎則又何云詩也夫吾蓋惡

夫有聲無情胸中未嘗有是而是特隨人者也果其悲而思樂而泳感由事生歎與物會以是爲詩卽不必刻畫李蘇步驟顏謝而詩之本原具矣故詩其借焉者借題者無詩豈臆說哉李君靜孩來丞予邑一日讀其詩而異之君歔歔曰予安得有詩乃其詩則多北征諸作境會景物初無所期而感觸以寄若予向所謂二者之患則亾之狀則李君所不自有者真予所欲求諸無而不可得者也李君不謂之詩人可乎絲予所言以推君之詩君又舉友夏之所悔者用以益求詩之所至則予所稱詠道宣助之寄不數見之詩人者舍是其何屬矣

與曾房仲先生

某本無知識年來繆爲同人所指遂以筆墨之役負過天下今爲有道所許將自是而有所恃矣客秋會獵畱都時從貴鄉諸子仰探動定自以言晤無緣何天與之幸俾不孝卽近門牆也不孝去臘始從白門返棹不意先慈見背風泣之餘人事盡廢乃儼然致先生之問兼致賻私申緘發幣愧感攢來事旣倒行施况先及自惟何狀而遽獲此東漢友生于生死之際頗有可觀弔葬致客多者千萬朕必以得名士爲榮豈若今日不孝能得之于先生哉來章獎許太過非所敢當但不孝與貴鄉諸君頗有針芥之契

去夏與楊維節陳士業酒中淡論謂文章一道近稱臨汝  
 狀豫章之為天下先者似猶不在此而吉州實為豫章之  
 先則我輩相期固自有在今直挾所懷來而命之雖頑鈍  
 如某亦固竭胸中之蓄以應之耳且即以文字言淺蕪無  
 有過敝里者前建昌過仲憲兄來欲與不孝稍圖倡率而  
 事會不假亦遂中廢今誠起而振蕪之使大雅之興不棄  
 小邑此其為幸何可言似郡中如劉子伯宗文行皆可冠  
 冕而王公儼兄弟及劉在公者從不孝受業日久于文字  
 能見源流本末誡呼而與談或念此土荒寂閒園大作直  
 與寒河爭勝不孝于禪學有如望洋不敢妄自附會時既  
 還謝憑穎屏營

丹山合詠序

甲戌孟夏予來丹山以時可也又子舍去非為予寤寐行  
 墨中者三年矣枉道十里就顧相見懽然不禁賦贈于是  
 詩之作也自予始已予假寓丘園四三友人日夕過從贈  
 答往還篇詠遂多而分題之作則往已得之游集若夫巖  
 壑之深秀園亭之幽麗以詩紀事恒苦不盡約畧眾章其  
 勝亦可觀矣至於風雅之興近自一族斯為尤異諸君曰  
 非子無所起事子之來丹山也而丹山著然則子雖無穢  
 以藉諸君以藉丹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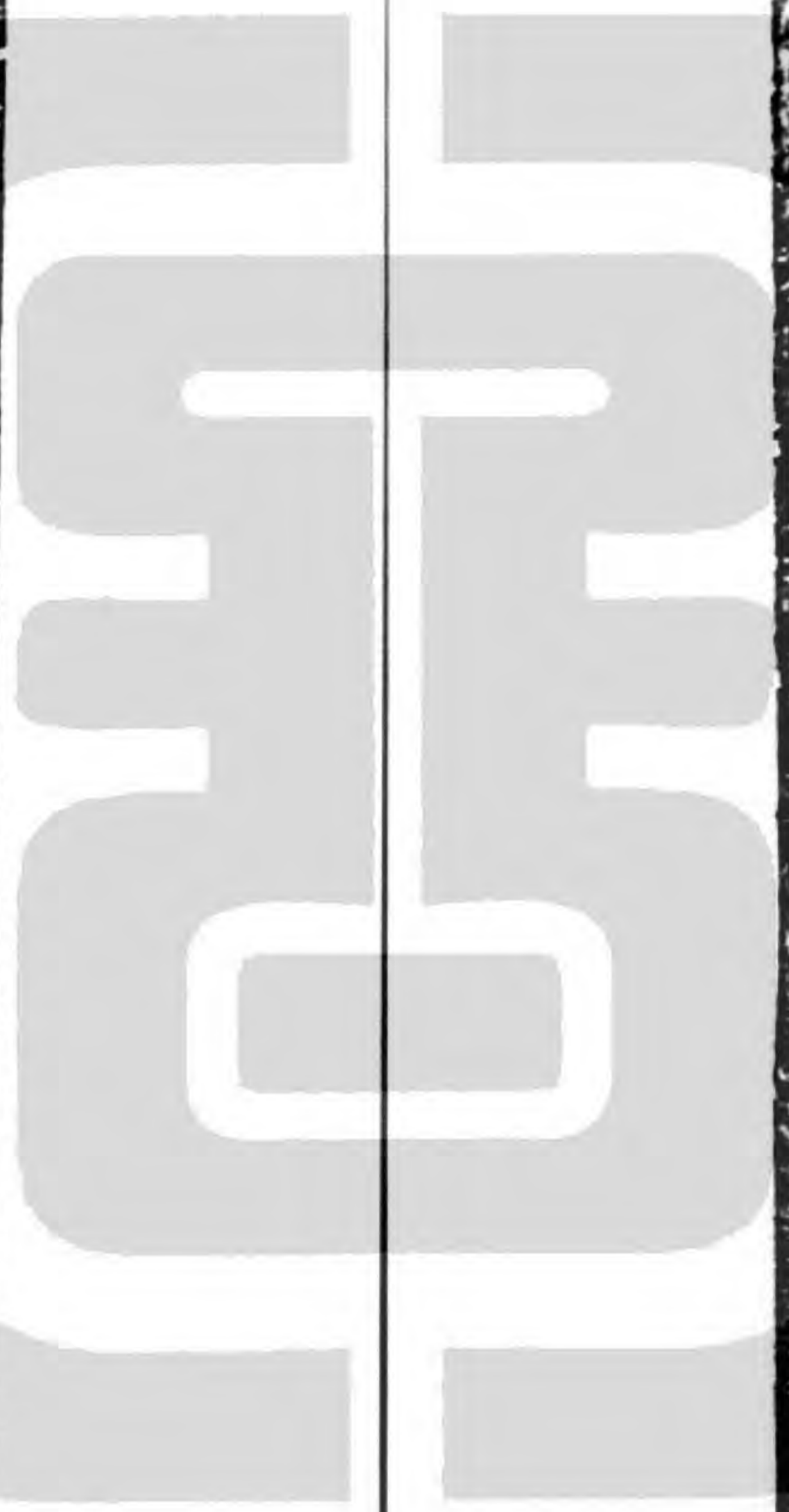
樓山坐遺文四卷

貴池吳應箕次尾氏著

與江督袁臨侯書

往時竊以明公古之人也頃蒙傾接竊自分時則當世一人而已今明公受其重任不以愚為不肖則一言之獻安其所不棄也請得而畢陳之今論者謂東南之事急矣醫法急則治其標問所以治標者選將募兵增餉以與賊決勝負而已不知此蓋自敵之道也何也夫自用兵以來武弁之伎倆亦可畧觀矣新募之卒去賊有幾且地方殘破有司貪墨者多若又增餉是猶之被兵矣故今之所以益

敗者皆此等有名無實之策見謂救急其實愈助之使急  
愚以為莫若還而治其本蓋治本者所以急救特人不暇  
思耳且夫善用兵者必去其所恃狀後得自見其長向惟  
恃兵故受兵之累恃將故受將之害恃餉故不足而兵將  
之為害者得藉之以為名吾不選將而選有司不練兵而  
練百姓不別設督餉而即以地方之餉治地方之事如此  
而不足以抗賊者未之有也愚蓋見今日之民甘心從賊  
者以有為之驅者也故選有司為寘急獨選之難其人耳  
明公誠于所轄之地司道府而下盡行別擇使之得奉命  
承教設為方畧以自練其民教養並行威愛素著則不出



所屬可得勝兵數萬狀後以戰則有餘即守亦不為賊之  
虛聲所惕而事可十成八九昔种師道有言京師百萬生  
鬻皆兵也當倉猝之際所見及此愚嘗歎為老將知兵之  
言况今事以預習乎王新建之破大賊平大逆未聞別調  
一兵未聞于府縣官之外更用一將今之時勢雖異而事  
理則同何也皆明于治本之方也不治本而日選將募餉  
是久病之餘復下大利豈尙有生梳哉昨歲方中丞之應  
召也下問用兵之方愚以為惟用府縣耳方公更問愚謂  
且無暇細陳但使胥役而下府縣自練之可以不下堂而  
有兵又不必別議餉方公稱歎良久愚又以此雖良方狀

不得精敏明決之督撫行之且亦滋弊故望之明公爲至切也張良曰與他人言多不解今觀其言亦無甚異而解者爲難故知下邳之遇爲有天也不肖何敢自比古人要之敬服明公眞可言者也故不敢不獻其狂伏惟裁察幸甚

與周仲馭書

武林獲拜瑤函知相念之浚仲冬從丹陽舟中寓候卽返棹秋浦茅峯之約遂爾寒之迄今惆悵弟年來寄丹黃頗爲虛名所累今春閉戶浚山欲一冥揆浚究于諸史似有入處于經理則終望洋若詩學弟雅謂不必殫心而今則反卓有所見往楚人江進之論詩謂本朝諸公好擬古詩篇目是謂無情有詞弟愈欲因詞而求其情若言無關係雖不作可也今論詩者謂詩宜從三百篇究其源抑知三百之詩有一不宣助政化按切風俗者乎言無資于勸懲夫子固已刪之矣後人之詩固無望其可以登奏席堂禪

益治教然言發于心使人讀而猶有感慨係焉者尙不失  
爲詩也若潘岳沈約王儉謝靈運之徒雖極情盡致聲韻  
鏗然而情先亾矣此輩人尙可與之言詩乎詩人無識古  
今皆然咏亂臣賊子之篇賞風流淫褻之句誰能于此中  
討三百篇之大意而究四始六義之精微者乎體變而理  
不變志邪則言必邪此弟今日論詩之大旨也足下近精  
意于詩所見必與弟同如所作十四哀其意可想見也弟  
和詠已成又近作感稟詩十四首并可見區匕持論之意  
梓成寄覽張角之屬所在見告而廬安成丘墟矣此輩志  
在掠擄似無能爲然黃巢秦宗權非賊乎當事守禦乖方  
徒以小民餉賊苟得出境遂以賊平見報則江南一片乾  
淨地政未知何如也言之可資一歎他不能盡

與沈詹生論詩文書

古文一道第嘗歷覽弘正以來作者竊有未滿蓋本之經術者淺而能爲世用之言寡也然其集具在有體有文未嘗不可鳴國家之盛視之今日則又遠矣今爲文盛之時而不知其衰實甚高稱秦漢尙不及六朝動言韓歐而俚質又直如註釋且過情之譽盛氣之詆輒盈篇幅足下試觀今之作序者有不似作論讚乎作論策者有能條暢根據乎作傳記者有切事情乎作章奏者其言剴切而擬制誥者其詞簡正乎此無論秦漢唐宋視之弘嘉諸君真有司隸威儀之歎矣弟嘗閱今人之文其援引鋪衍似古人



才學所不及不知所以不及古即在此蓋真與不真而有體與無體異也故不揣稍欲自振雖不敢上擬古作決不敢下效今人蓋弟亦嘗肆力經史而出入于八家矣又不欲襲取一語覈其體制以歸于清潔庶幾自成一家然實未能也今已自選數年所作刻之而詩亦與焉夫詩則尤難言之矣助流政化者詩也苟無關係雖不作亦可而近日竟陵之派流毒最浚以能用之乎者也諸字為靈以有浚幽靜遠苦寒孤危諸語為厚以杜撰率爾之作為有性情于是空疎不學之士攘臂登壇而詩道亾矣弟子此道頗浚見本末生平喜曹子建陶元亮杜工部三人之詩為

本忠君愛國之心而有感發興起之意且亦各不相襲自成體三百篇之後惟此可歌可咏耳弟雖好未嘗用其一語亦未嘗如今之擬古者動作無情之詞要之自為弟詩而已前已作書仲馭相見幸併詳之

崇禎癸酉科牘序

今年罷第後予頗自省悟以得失有命非可智力求也古  
之人進未有獲益退思自處于是載書東歸擬自今以往  
浚加論究庶造物所以優游置之者非無意舟未發金閨  
諸書坊踉蹌追阻以闡牘之選屬予予未卽應會友人張  
子天如柬予曰今所舉之文如此矣子亦有以正告天下  
乎能進退之謂權也者不可必也猶一人事也能是非之  
謂道也者不可枉也所繫在天下矣子之是非所謂斷也  
然者且吾與子猶幸有不可枉者在也子安辭予于是畱  
白下取諸京省先後郵致之牘觀之未嘗不廢卷歎曰嗟

乎今非無事之天下也則異日所稱公卿將相之器其從出之途固如此乎以空言取士而其言之中繩墨當尺度者卽一途之中不能自信况乎天下事取其不自信者以庶幾其有濟庸可冀乎夫然以其途爲可罷則又不然選時公卿將相其輝耀于三百年內者不可謂無人其從出者亦無不繇此予嘗于王忠文集中見我國家取士之詔非明經博學者不以登進讀宋文憲諸試錄見當時雖彌封受卷之官亦必親繇御定然後知制非不善也循行之久至其始意盡失之矣典文之司惟資序是及而妙選之令無聞得雋之文以浮華見榮卽淹通之士罕遇上下

相化法日苟簡文益卑靡異日所稱公卿將相皆循是爲之者以是跡其風烈事功所謂表枉而影正也有是理哉如是卽追論其所從出者非也曷怪焉今當事者銳然有釐正之思以言多者爲過制不錄夫博學則理明理明則言約此自然之效也未風天下于學率然獎進枯竭此救之于其流而已矣楚好細腰則宮中減食以進吾見其餒而死耳天下事何以異是哉故欲文之盡制風厲必先于學欲明經博學之士登用則衡鑒必選于官雖然此非予之所敢盡也予知有是非之不可枉而已矣由是非以辨進退之得失由進退之有得失然後于所從出者求其何

以盡善以庶幾無負于 祖宗設科取士之意則予今所  
秉為是非者是亦申明 高皇帝之法之一端也若區匕  
論次一科之牘謂是可以抑權而明吾道也夫道之不明  
則既已知之矣

四左制義序

桐城左浮丘先生遭璫死十有餘年而予始得與其諸嗣  
子遊諸子年僅逾冠則當先生死時蓋皆藐朕孤也又奔  
竄繫係之餘氣息都盡此空不能自振而今皆以文名讀  
其文雄放悲壯若有不平者而盡寄之紙上嗚呼先生為  
有子矣夫先生當爭移宮時已自以死付之矣乃卒以此  
死其死也寧計其後尚有卵完如今日者而况皆文文而  
又皆不念先生之死吾乃今而後知忠臣不可為而可為  
也彼自古奸邪作逆者豈必皆無後至使其子孫不敢認  
其祖父猶其身絕也况報施不爽身誅胤斷者固已還至

立驗哉是故諸子之能文文而又發舒其未盡吾不爲諸子侈而深幸先生之有諸子也乃諸子自署其堂有慕趙武之風甘原憲之節等語嗚呼此又足槩諸子之爲文矣

又與孫碩膚職方書

仁兄之與弟子瞻所謂四海相知一人者也與近日聞聲相慕及望門投止者剖別天使仁兄來南以宣達心期又恨兄遽北而弟復東遊不能久聚徒有悵恨最可喜者兄纔至南而此中正人君子無論在仕在籍俱翕然歸心稱不容口此世道之幸不獨交遊之光也故弟謂仁兄非做第一等事業不足滿塞聲望亦既下採鄙言矣及讀尊札謂今國家事皆以簿書期會了之無益于經綸康濟我輩皆以揖拜應酬了之無益于性命身心從此發誓欲從血性來骨脊往不知以爲何如大哉言乎可以卜兄之所監

立矣夫今天下事所以壞者直是士大夫無性無骨耳不肖者不足道而賢者以用血性爲粗用骨脊爲矯變而爲圓融爲婉曲此簿書期會之所以益多而揖拜應酬之所以愈繁也真用血性脊骨者于兩者未嘗絕而事業身心又何嘗不受益乎則况今日之謂矣弟從舟中讀趙忠毅集一過觀其自文選而冢宰始終一節自服官而林下出處一心其憂國愛民之念無篇不寓而接引氣類剖別正邪亦反覆言之卒無所隱至其文章跌宕有法而詩之頓挫亦有子美風此真三朝一人也觀其忤時觸忌未嘗不自悔其過迫再起而卒不挫其節至晚年而益厲其氣此

真所謂以血性來以骨脊往者也今之時又與昔之時異矣嚮使高邑而爲今日之選司管今日之察又遇今之輔臣果何如哉獨恨今之人才無高邑一時之盛非高邑之血性骨脊至今日而又不同也當高邑爲考功時銳意澄清若可指日太平亦可指日公卿而卒林居三十載此空斷絕雲霄之想矣忽起廢而卽爲總憲爲冢宰至冢宰而位極矣時正人皆在列矣治平亦稍稍見矣又忽而有乙丑丙寅之事可見人之用舍禍福皆有天焉爲之而我之所爲以血性來以骨脊往者未嘗不便空而爲正人君子也今足下行矣樞部多事得仁兄展布真中外之福從此

而銓部而總憲而冢宰皆其所自有弟獨有味仁兄血性  
骨脊之言而又作書以壯之知不我督也古者朋友有行  
則贈之言詩一首亦竊附古相知諗耳惟反教感二

與錢吉士論時文書

時文一道得則棄之耳然做秀才時自宜于此盡心若選  
文以教天下尤不可不盡其道也今之選者爲名耳爲利  
耳有實從文字起見者乎有從國家功令聖賢理道發明  
者乎弟憶居虎丘與足下論定國表時其一段挽回苦心  
可泣鬼神使同人不以名高相忌相與共明其說而底于  
成則古雅之風可以漸見其盛奈何今之亂天下者皆選  
文之徒也良可浩歎弟今歲不得當卽棄去舉業矣此道  
主持尚賴足下蓋選文而明道立說此中固自足樂士之  
不得志而有功于國家者此亦其一端也夫今亂天下之

說者其鄙俚惡俗之文不足道矣爲高論者有二曰用古文也學先輩也夫先正無不古而今二之不知能見古文源流者莫如弟而深究先輩正變者有過于足下者乎若今人之鋪綴古句引用後代故事者此是胸無古文一字何敢詆議先正至學先正者不知變通而惟襲其成格所謂木土偶人具衣冠笑貌儼狀人也而全無人氣矣此輩人又烏足與言古哉如足下東山諸作方是真古真先正何也以其法度嚴整而氣韻生動其長短變化殆有不可測者故爲不可易也若經經篇諸作雖所造甚精而知者甚少以此教世恐世不察謂足下以枯淡爲先輩其失足下也遠甚而以此爲足下之先正也尤遠甚矣偶簡三科房社之文點定佳作故及此幸更見示無罪



新安江中書所見

予從新安下錢塘夜從嚴灘泊船見鄰舟儀從甚盛懸二  
大牌蓋朱榜金書者一曰欽辟一曰應聘使童就問之則  
膺保舉北上者也予因爲之浩歎客曰此非其應得乎何  
歎爲予謂古者天子之聘士也幣帛及于門有司爲之駕  
而賢者猶時高臥不起亦有數強之始一就者及行猶狀  
寒素而已今羣天下應保舉者蓋千百人檄下所司本生  
趨府抱牒然後得去此亦異于所謂辟所謂聘矣卽以爲  
辟以爲聘未赴銓試猶故吾也此尤異于皇華之乘傳抵  
任之先驅矣而爲此何哉且今天下科舉士一旦得第惟

旗扁之輝煌是問輿馬之鮮逸是求用以炫人實爲自敝  
于是漸來菲薄使天下復行保舉乃不能創抑又甚焉此  
豈能膺側席之求者哉客曰如子言天下不徵聘而爲徵  
聘之爲者蓋多矣則又何責乎此之徵此之聘也

擬

上念歲祲獄繁頒詔中外悉蠲十二年以前未完錢糧特  
諭輔臣會同三法司官清理淹禁務稱好生至意  
羣臣謝表崇禎十五年 壬午副榜第一

伏以

玉仁罪已屯膏發渙汗之居帝德好生旅火資解雷之用  
故欲足國先足民者卽歲之所不能災而寧失出無失入  
者政法之所不必盡豈真天能雨珠詔下便如澤骨縱使  
木刻爲吏議入卽可傷心在匹夫亦有推解之義况聖主  
而行賜赦之文問閭充實后稷不敢居功罔罔空虛皁陶

可以不祭風幾刑措瑞過書豐竊惟救荒之策莫詳周禮肆赦之例卽起虞廷水旱不聞憂堯湯惟其備之有具兵刑亦可明禮樂要在用之無心入政莫先于農五刑不妨有宥自畝稅而失古人常足之經迨呂作而遠上帝清問之意未能用一緩二誰知殺三宥三西門寄蓋藏于民猶知王道趙高以刑劓爲教豈不暴亾惟漢世歲下寬租之詔至孝文益除笞背之刑然而絳侯下吏哭者賈生河內發倉矯惟汲黯是周主明則臣直因之民富而刑清至宣帝之任法律遂有師傅就獄之寃若靈世之蓄貨財乃厯司徒少靳之悔降而唐宋通著與亾手持瓊盈之板而不

散使無陸贄切諫徒爲羣盜之資株連蜀洛之獄而益苛卽微童賈巨奸亦有靖康之禍蓋天災流行未必無儆戒人主之意固在視所消弭善人在患安知非殄瘁國家之徵是有待于振救應天以實故蠲免卽雲雨之畜施而皆不言決獄以情則折致爲山火之豐明而在善斷長楚不歌于途王言可爲樂歲柎楊相脫于道君心卽是福堂從此曹相之獄可以不寄矣豈如齊王之棠必待勸發哉事雖今見適實古希茲盜伏遇

皇帝陛下德備函三時乘御六萬方有道盡反躬百歲之心一物不遺修法祖敬天之實地大物衆而彙生何損盛

德之徧覆櫛梳網濶而奸熾終為至治之驅除甲兵刀鋸  
 之設念用法原非得已而飢饉寇盜之至思加派豈其本  
 心夫民窮則為盜賦重而民愈窮莫若蠲之而樂與更始  
 且弊甚則加法七密而弊益甚何不貸之而咸使維新况  
 愁怨嗟嘆之聲足以干和赤地千里安知無東海之寃而  
 蕭條困苦之形尤易召亂在留三星或以象西臺之酷郡  
 縣久無龔黃之吏狂狴豈乏羅吉其人漢賦十三可謂極  
 輕然亦未聞全免唐縱四百似乎至恕要之不能盡清歸  
 逋聽之邑人顯比實惟王用自此追呼之苦皆化為扶杖  
 之觀而捶楚之哀將不勝剖心之泣矣臣等撫摩無效平



反有心誦溫舒緩刑之書不過饑飲緝朱熹救荒之法何  
 裨鵝棲豈若觀日月之麗天無幽隱之不照見江河之沛  
 地靡灌溉之弗周真為萬古無兩之聖人詎直一時僅有  
 之盛事負仲淹之志可益發抒抱有貞之懷徒浚慰藉耳  
 伏願至仁加廓大德不尸歲稔賦蠲卽歲穰而賦仍薄獄  
 繁禁解雖獄折而禁愈寬百姓足君孰不足可使制梃以  
 撻兵朕躬罪萬方無罪豈謂空言之無用由是勝殘去殺  
 何成康之足比隆而舞羽化苗直唐虞之為不試矣

意匠經營不填古句令上下語氣鈎帶無斷續可見若  
 節其偶對則為名奏疏耳○他人纂組不能工者次老

則振筆疾書而得之至于推究時弊斟酌古法以鄭監門危苦之情發陸忠宣劄篤之論亦惟次老獨能時流不及也

張爾公

代南大中丞程公三疏

爲南北道路壅塞目前第一可憂請會勦諸賊以護運道事臣竊以我國家建都雖有南北而呼吸相通譬猶人之一身也人之一身血脉不流則受病飲食不進則立槁故邸報所以通血脉而漕運卽所仰爲飲食者而咽喉之地則在淮河臨清一衣帶水間者此其關係何如也乃南北往來壅塞而邸報不通者已兩月餘矣聞諸道路及諸塘報之言皆云鑛賊數十萬逼淮而處而東省諸賊復橫截于東平唐高之間南中一日數驚北來消息屢惡臣以爲此非小變也目今漕運屆期國家所仰給東南四百萬者

將何塗之出乎若不卽行勦盪則漕必阻漕運一阻而天下事尚忍言哉今獻闖東下南都告警池河浦口之間南部方在調遣防禦設爲犄角之勢其于淮北鞭長不及卽淮撫護漕護陵責亦非輕其于東賊又難越圖以臣之見在東撫有地方之責在淮撫亦有奔突之防而在總河則尤有漕運之慮莫若令三臣會師合勦其攻擊應援之方卽令三臣速爲布置自行奏聞使咽喉不至斷絕則南北之血脉通而神京以北可無枯槁之患臣竊以目前最急最大之著固無有過于此者矣然此特臣之愚見也至于兵勢固難遙度而兵權又忌分任仍乞 皇上勅下兵部

從長計畫授之方畧或會師合勦或專有責成務使師行有功運道無阻臣料諸臣決有同心抑臣因是而尤有請焉南京方綢繆兵食則所以建威禦寇者唯司馬是賴自舊臣李邦華料理方有成績遽以憂去而司農仇維禎新荷特簡又聞母病不卽蒞任若復俟北部推用然後蒞任則道途梗阻動以數月而東南半壁其岌也矣臣以爲莫若就近起用則無有過于原任刑部尙書鄭三俊者三俊歷履久在聖鑒向任南京吏戶二部最有聲望且其年力未衰經綸素裕使居此任必能寔心幹濟應變多方倘皇上以臣言不謬卽以兵部尙書起用限其就家星馳赴

任不許例辭卽 皇上軫念漕運蓋有不待臣言之畢而赫怒整旅以期滅此朝食者云云

又

爲賊氛甚惡留都萬分可慮請亟用樞臣以固根本重地事臣竊見自流寇猖獗以來無日不履聖慮行間文武重臣受 皇上不世之遇以爲非掃蕩廓清不足仰報萬一乃不意今之賊勢較之昔日尤有不忍言者蓋獻闖諸賊竟而且狡我師隨之流轉寔無能制其死命自韋瑒瑤山之捷張皇過寔有識者鯁匕慮之以爲隳軍寔而長寇讐卽在于此今楚豫之間果見告矣若如所聞襄陽河南之

事真可令敷天痛哭誓不與賊共生朕誰可關外而令之至此臣以爲皇上神武自有獨斷臣不敢多瀆獨臣待罪南都則不得不重爲南都計萬全也夫襄陽失守則長江之險我與賊共之而賊旣馳騁梁楚之郊則皖廬淮揚俱爲可慮且獷賊復逼淮而處與我爭一衣帶水此在南都固不止震鄰之恐而寇剝膚之痛矣自國家多難以來所恃只東南一片乾淨地邇者凶荒異常流離載道臣等卽竭力服綏猶恐不能弭亂而所爲建威消萌以捍寇固圉者則惟司馬是賴而已舊樞臣李邦華料理方有成績遽以憂去今司農仇維禎新荷特簡又聞丁艱此無論司三

軍之命者不可一日無人而留都方在一日數驚之際若復俟北部推用狀後蒞任則道途梗阻動以數月而東南半壁其岌也矣臣以爲莫若就近起用則無有過于原任刑部尙書鄭三俊者三俊歷履久在聖鑒向任南京吏戶二部十有餘年最有聲望且其年力未衰經綸素裕使居此任必能寔心幹濟應變多方以爲皇上固此根本之地昔唐用子儀而回紇請盟宋相司馬而邊人相戒卽先朝土木之禍亦先起老臣王驥以爲南重而當宸濠之難未發其爲南樞操之臣則用喬宇李充嗣吳廷舉俱極一時之選臣嘗追溯往事未嘗不歎昔人謀國之工而況今之

時勢更爲迫切乎臣等淡憤養禍散師之失故舉此折衝禦侮之人倘皇上以臣言不謬卽以兵部尙書起用鄭三俊限其就家星馳赴任不許例辭將見南京壁壘必爲改觀而桑土綢繆之計固無切于此者矣

又

爲賊氛甚惡南都萬分可慮敬陳綢繆方畧請旨責成以固根本重地事據某塘報云云該臣看得自流寇猖獗以來南都屢次告警朕未有事勢迫切如今日之甚者此皆由閩外受命之人原無勦盜寔心又無布置定著虛誕支飾以貽患至此也皇上自有處分臣不敢復贅矣獨臣



待罪南都則不得不爲南都計萬全也夫襄樊旣破則長江一帶盡爲可憂而賊方馳騁梁楚之郊則皖廬淮揚俱屬可慮且鏘賊復逼處淮北亦與我爭一衣帶水此在南都固不止震鄰之恐而寔剝膚之痛矣臣竊念南都爲國家根本重地邇者歲荒民飢死亾相繼臣等竊恐變生不測况加以賊勢警狎至一日數驚若不早爲綢繆其事必有不可言者臣所以依據情勢具爲方畧以亟爲皇上陳之其一莫先于嚴保甲夫欲防外憂必先弭內亂南都五方雜處奸宄易藏重以紳衿流寓之多詭察或有難行臣請以此責之巡城御史使其禁緝有方法行自貴則奸無所容

而百萬生靈庶可恃以無恐其一莫重于防江蓋江上有巡邏之兵船有分守之信地朕勢遠難于連絡而行劫又多屬巡兵臣請以此責之操臣使船之布于南岸者有率朕之勢而兵之出爲游巡者無厲民之擾魚舟渡舫皆有稽查而溝港閑隘盡設防備于是卽有狡賊亦何從飛渡哉朕防江必先防之江以北也自麻黃以至京口無處不可窺渡所奪其濟師之心而斷其掠船之路者臣請以此責之諸撫臣使其分責郡縣不致地方有可乘之隙而後已且防江尤必講所以防之之具也夫器械火藥雖城守操演皆用之朕用之兵船者器或未素具或未嫻習也臣

請以此責之工部使之精修其器而預試其長不至于臨時錯愕而不知所用凡此皆臣所爲防之之方也兵不簡練則責在本部餉不應手則責在司農俱乞皇上嚴勅諸臣各爲承任如臣所列有一失事卽受責不辭而臣等亦戮力同心不避勞怨使祖宗根本重地萬分無虞卽臣等所以舒皇上南顧之憂者計莫切于此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祭陳母湯孺人文

嗚呼孺人而何以死也孺人蓋不可以死而又可以死者也其不可以死者未覩厥夫與子之樹立而其可以死者則以湯質齋先生爲之父陳中湛先生爲之舅定生之爲厥夫而其年之爲是子者也方侍御之侃匕秉闡教之貞特迄中丞之高風稱下堂之柔則相雜鳴與風雨何贈佩之爲難肆吳門之腸遶已捉左而躋班嗚呼人之一身四者難兼旣萃厥美天亦忌全蓋山鳴泉咽東平樹靡生死且暮視其所貽爲佩爲滂必考所自况也國器未見其止吾故曰惟孺人者不可以死而又可以死者也嗚呼孺人

而何以死也

孫幼窳制藝序

姑孰孫幼窳始與予友張爾公遊爾公稱之因爾公而與予遊又因予而與予友楊維斗周仲馭錢吉士遊諸君皆稱之然則稱幼窳者豈獨以其文哉夫今文人不少負其才雋傲然以爲天下莫已若而天下之士不與者何也炫外者易盡而中無主以勝之故也亦有馳騫交結而求一有道之稱許不可得豈非人之所挾以自勝者固有在此不在彼者哉是故諸君子之稱幼窳不第以文也雖狀當文字靡濫之日而幼窳獨有所守而不亂此其所挾有大過人者則幼窳卽不爲諸君子所稱又豈可得哉又豈可

得哉

吳太塵烟聖銘

吾取其質維玄維默于以用之日新其德

吳太塵本朝墨妙銘

彼貞者石與之磨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益

奇南香銘

譬木吾味惟德斯馨

傅元之制藝序

文章一道不盡可得友也求友者恒資之非必可以驗人也卽觀人者不能外以予所交天下賢人君子多矣其始不過于行墨中彌聲辨色已耳而覈其生平往匕不差毫髮至于立談杵臼者往匕剖心析肝相信已又從言語間浚求之則其骨骼精神不務髣紙上者亦少矣狀則知言知人豈非道之符而自狀之應哉予聞元之匕聲久矣憾未見其人又憾未讀其文一旦遇之志遠而氣下識浚而神微蓋目營四海淵乎如不欲見而其中具足者未嘗不蒼茫于形聲之表此卽不讀其文天下知元之匕浚者莫

如予也及讀其藏劍齋藝嚮之所爲意儻者又如頰上三毛寓于楮幅則予所謂文章一道可資以求友者將因是而益自信矣今天下方多事元之爲左司農傅公肖嗣又新薦大臣之薦將旦暮有所發抒區匕經生之業豈足以盡之吾謂元之所挾而往者亦取之此中而足何也文者所以自貌也果其內無欺已之言又能使聖賢之神無幾微之不我遇若此者其以經綸天下有餘矣元之今又刻霖雨山房諸藝使予序之夫子之知元之者以文而不徒以文也卽其所爲霖雨者又第以名文也哉

上孔相公鄭太宰言試事書

應筭下愚不肖困頓庠序者已二十餘年往時見學使者牌至日令行禁止人無敢于以私而郡邑公祖父母有稟試之責者亦多精心衡鑒使人心鼓舞雖童生府名相沿請託已久猶文情相半也其請託者猶曰童生求進之心急鄉紳因而循例不能復有異同其間然已非盛世風矣奈何至今而日甚一日其事有不可言者乎奸胥猾吏半以是爲取寵之資而庫夫傘卒且以此爲乞恩之具童生之卑污苟賤衙門之閑通交易蓋有難以明舉者此豈不亦褻穢名器耻辱儒生輕朝廷而羞先聖哉士之有志節

者便當焚棄詩書老死溝壑不宜復出此途矣揆其所始蓋繇胡郡公不能簡束內衙使公子上下其手而後顧公又以府名賞戲子賞門役遂因緣陵遲以至于此耳或又謂當事者見地方科名寥寂有輕秦無人之心夫地方有兩老先生人主之所敬憚天下士大夫以爲儀型何謂寥寂卽荒陋如不肖輩亦嘗以文字之役與天下名人傑士相頡頏何詎無人不肖又思之官府卽不自愛卽善輕人彼下役亦何無忌憚若此蓋繇兩先生居高聽遠或未盡察其弊卽知之慮有暴揚公祖父母之名而以涵容爲厚道耳不知此實非也兩先生今位至三公矣念自己所

自起家念子孫所繇發跡又念天下人材所繇進取忍使考試一途遂至此極哉國家立賢無方獨于倡優隸卒之子有禁誠困辱此輩以明是途之極清貴也豈知今士夫之子反不如其子之有廢序而此輩之營求更捷于士夫之薦剡哉此前事已不足道矣不肖請自今以後兩先生以身爲倡禁束家人子弟不得受賄請託而孤苦才士則不惜明白公薦使當事者有所感動則前此之弊庶乎可革卽不能盡革而又重于許公祖之短或可以公道槩言之當道俾之請旨嚴禁而于地方之胥吏隸卒固可呼而休之以法則閥通交易之事亦當有所畏而不敢爲矣不

肖身出是途感事痛心故不覺言之激切然實爲 高皇帝畱讀書種子之一端而兩先生無論在朝在鄉皆當爲士夫惜廉恥爲國家畱風化則事莫急於此者矣伏惟乖納曷勝感荷

樓山堂遺文卷之五

貴池吳應箕著

與江督袁臨侯書

不肖應箕竊在下風之日久矣昨歲明公之受事也適在秋事會獵之期不肖時方避客山居未一仰溷千旄自據心腹迄今悵憾今因左兵東下南中一日數驚而又實無一備公卿雖多事權不一且大度者寔少卽有忠言至計誰爲聽之則亦誰能行之適聞明公駐師江口此固許歷効忠之會而鄧尉進計之時也不肖請一昂首論列之可乎今之論者曰左未嘗叛奈何激之使叛且未能制左之

命設用兵不效使國家多一賊則咎將誰歸夫不能制左之命而遽議用兵誠為非計但謂左未必叛而示以羈縻欲使之復為我用是真遵養時賊而江南之禍恐不可言矣夫左即不移師武昌不縱兵擄掠而荆襄承德破矣撫按死矣 顯陵焚矣其罪已在不赦况逍遙渡江自武昌而九江自九江而池州一路 掠千里為墟奪船三四千凡塩船官船糧船貨船無一得免者然則諸閩之稅其將問諸水濱矣即敝邑漕糧搶去一萬五千則他可知敵府一府之官皆奪而據之則他又可知而江楚漕糶則亦付之壯哉雀鼠矣至於兵到之處上自湖口下至繁昌巨鎮



大族窮鄉僻戶無不遭其焚遭其擄遭其淫遭其殺慘毒較諸賊尤為過之于此而曰左猶可原也是欲王朴賀人龍索命于地下于此而曰左尚可用是必使穀城之事再見江南矣有是理哉且左誠公然名叛則我亦知所以應之此可患者其事甚于作逆而又陽以忠義自許徒使無識之公卿受其惶惑而苟且之當事倖為粗安且有見其撤回蕪湖之賊眾便侈為歸放之大功嗚呼言至于此真可痛哭矣不肖觀左師自避闖之後屍居餘氣不足畏矣即其果謀不軌亦嘗以三策料之其擁兵九江橫截江路使京陵不知所以應者上也直趨淮揚使南北分斷若救



者爲次若徘徊池太介于叛不叛之間而其兵徂于掠擄水陸不相照應此爲下策矣又以三策自料左馬兵不過三千渡江以來皆已疲竭又擄舟而處不習水勢人雖衆囂而心散可以一炬而盡此上計也以我之兵力恐喝使不得不聽吾命然後畫廬江而處之藉其精兵共圖獻逆而使其老弱屯田此爲中策置池州于度外甘詞厚幣以與倖其還楚而不爲善後之慮此豈下策爲無策矣雖然能使左之唯我處置乎不能也我雖不能制彼而彼已自居下策此時而用吾中策以明公之威望加以將勇兵強始以愚彼或勉強暫聽然其衆號十餘萬即目前亦安得

此無碍之餉以養不可保之亂卒乎明公誠從社稷起見春秋出疆之義專之可也一面拜疏暴其罪惡一面部署如愚所謂上策者出其不意使迅雷不及掩耳一鼓滅之則可以撫潰卒以成一旅是役也上以張天討而下以保江南遠以寒賊胆而近以除民害雖往者六王之功不烈于此矣若出愚中策政恐費他日躊躇耳昨不肯以左帥情形達之敝鄉太宰及當路同社諸君欲其主持廟算陽以殺賊自贖羈左帥而陰以出奇制勝屬之明公且誦言非明公不能辦此度諸公未有不以愚見爲然者也伏爲裁制幸甚

侯叔岱序

天下之文不過數方方不過數人方則有非邑之異人則有後先之殊要有其人焉而方以重有其方焉而天下以傳然所謂方與人者蓋合疆域時代而統言之也非其一邑一家之謂也而亦有其一邑一家者則河南之有商丘商丘之有侯氏非乎商丘特一方中之方耳而其人興于一時且起于同產者吾所知有吳焉有徐焉有張焉有劉焉有常焉之數家者非高籍咸之聲卽著機雲之譽斯已異矣而莫盛于侯氏予與侯氏諸子之交也自朝宗始常欲因朝宗以識諸子于是使之私爲品日知若思之溫毅

長乘之淵渾仲衡之精密而所稱才鋒神雋者謂無叔岱若也今年與諸子交則所言如折左券至其懷大志負遠畧踔厲駿發咸欲一當斯世者則所見似爲過之使此數子者遠在異代或散在天下猶將鷹揚虎視使人歎美其方追邇其人而生于同時且近在一邑又聚于一家以云盛事豈不信哉今叔岱刻其文使余序之夫侯氏之文見于天下久矣而要未有深知其人者余因文而知其人又因人而序其文使讀者如其踔厲駿發欲一當斯世者卽文中已可彷彿遇之則叔岱猶是侯氏中之一人也而執知予所謂天下不過數人者叔岱卽其一也哉

陳殿贊序

時文小道也而果小道乎言功令則王制也論旨趣則聖蘊也而竭天下之才智以從事于此則成一風會焉是故人心之邪正世道之治亂不盡見于此而往也驗于此今天下困于二患師無紀律勇于掠而怯于戰名爲兵實賊也官無氣節奔北不恤降屈不恥而仗節死義者百無一二名爲士亦實賊也嗚呼此待今日知之乎予蓋讀數年以來之文而傷之矣割裂經史之義引六朝五代靡雜之詞名爲文亦實賊也如此者又往也得氣去繇其所生心者以推究其害故無紀律者皆無法度者漸積之餘而無

氣節者卽無理義者鹵莽之効也以是而言今日之文豈小變哉而吾黨之士憂之者不能數人又皆數竒伏處不能有所乘藉以肆其維挽之力今年讀陳殿贊之文而異之其爲文抒導性靈而無不根極于理要驟馳古今而未嘗踰越于法矩殿贊曰吾于文不敢爲誣經昧制者而已矣假殿贊得氣去必將以其治已者治人使文章一道收摧陷廓清之功而余所謂名爲文其實賊者其害亦當小已乎夫余也則終不能有所乘藉以肆其維挽之力者也然而治亂邪正往也驗之于文則舍殿贊曷望焉

與中丞程公世昌書

不肖於中元日先約劉生以菲言而隨爲鄭太守呼去意欲拉不肖共棹江干親一祖別乃此老談日夜不得休比聞干旄於廿六日東指不肖星馳至敝邑而鸞首已不可及矣遙望江流但有悵恨卽當拜慶轅門而幕府初開自務待理且明公以千秋相視則安知不以疎節取重也不肖竊觀今日事勢本輕而末重任少而議多且諸鎮寸功未暨而封號過崇陳請紛然而糾駁不及其敢于如此以各方督撫之無重兵而自處于莫可誰何之勢耳觀此輩舉動豈能北伐成功以明公之偉議壯猷爲時存虎當廟

堂之方嚮乘民心之浚歸地勢旣便展布有資必念今日所爲恢復所爲雪恥者他今過爲之聲也而我則實有其事庶江東可以立國而亦不負天下所以有我與我所以期待之意夫劇孟匹夫隱若敵國睢陽一郡繫世安危况今日明公之據所資哉舟師不過防江之用而江南步卒無過徽寧夫馳萬里之滇黔募饑疲之客卒真謂所期非所用而近在左右者乃無有言及亦可慨也昔澤潞竄爲弱卒自李抱真練之而步兵爲天下冠况兩郡之民拳捷善鬪卽未練而已爲天下先乎不肖嘗游學二方習知其性情兼知其豪傑行當爲明公一一陳之且善用兵者暴

其所長則破

之馬力者必步兵也此恐非徒讀父書

者所能識耳而所用之將必盡絕竿牘識子儀于士伍拔武穆于行陣庶將來可以得其死力如此而諸鎮跋扈之氣可以少殺則將來成中興大業者非明公其誰且不肯觀今之時變其可憂不在寇而在 又不在外面在中則安得謂桓玄王敦無其人而蘇竣孫秀之不芴出其變如此而戎服登舟中流擊楫亦非不豫爲之規而可以倉猝應變者也則明公又將誰讓乎如曰吾已建威消萌必無此患然入爲樞相則蕪湖一鎮亦自是與國家相終始矣不肖觀明公布置無事不在人先而偶舉一事輒盡其在

知高深之所不棄也嚴別駕清識敏才亦一時僅有而受知竄浚卽明公左右間得此應手者誠一以爲快倘鄭師水師歸于戲下監軍一席允其選矣鄭先生浚語數端託不肯親致之中秋時趨侍台堦可以一吐蓄積無任惶悚

北江四子序

北江四子者和州魯孺發戴敬夫全椒金天駟江浦徐道潔所合刻之稿也曰北江者方同也四子者志一也集成余得而序之先是癸酉孺發卽與余接因示同里戴敬夫所著作余于是始知有二子以爲一州之中再見于敬公瑾焉嗣與天駟交天駟卽天樞侍御之難弟也侍御大節聞天下而有弟齊聲則天駟可知矣道潔求友于白下喜與余遊余亦樂道之而四子者敦本務實不急表暴卽以文見稱非其好也然四子之文又烏可以不見稱乎哉吾聞之脉望經云天地之氣趨于東南文章泰盛此是天地

一病而歷下有言吳越之間詩書藏于闕闕超乘而上是爲難耳故余于東南之士則以文勝爲憂然亦不盡許其文于大江以北則喜其有直質而無流心夫文者生乎質者也以四子不急表暴之心爲文故魯之文也渾戴之文也穀金之文也端徐之文也潔其墳篋吹也則志一其豐沛起也則方同北江之文絲是爲天下望也又何疑哉夫今之兵荒交困民人流徙失業如江之北者地利盡矣四子生乎其地亦何樂以文見推卽吾之知四子不盡以文也夫然而稱四子之文有以也

答馮太僕書

妙倩去卒卒未奉一書已魯孺發索字呈候中間頗有感歎昌黎羨一飽而李翱以天下爲憂後乃有醉翁知之笑之若今之醉翁其知不肖者又不在易世矣言之當供一噓近閱邸報銓憲跼躄于賂章揆地踉蹌于私敗益差來阿內之糾督師蒙踰期之論而叅誦經者出于郎署攻伴食者半自新省卽此機兆似可大來而鄣海一杖足令敷天喪氣不肖謂我儕直當焚其筆硯而來教若口得于官閒夫置先生于閒未聞夷吾可以偃息高霸卽使先生不閒亦不知天下事當如何始訖耳不肖因上粟不給勉

事丹黃意其脩脯差足濟事而各方嗷也商賈裹足紙貴  
國門事恐不可復得蓋救死不贍奚暇禮義其固然無足  
怪矣緣是遂不敢至吳中而吳中之亂又相尋未已遽巡  
白門誦抵觸亦可笑矣李驚必詩文讀之駭異楚風雄哉  
無踰此君謹如命僭爲序其文呈教後幸付之其文亦代  
評數首緣有冗俗未能卒業耳時方爲較讐所溷擬于是  
月必陪杖履于瑯琊之麓孟嘉佳事已不及追若命爲記  
序之文以發揚其盛事則不肖固未敢讓但時一蕉葉酒  
待之足矣臨啟依切統惟慈照

上龔按臺書

生聞古豪傑之士凡欲有所建立者莫不先有可見之言  
或言之于天子之庭或言之于公卿執政以下逮郡邑守  
土之官蓋其事權不屬不能有所展布而于當世政治之  
得失生民之利病又不忍嘿也而鬱之于胸于是起而發  
憤削牘而上書雖未能必上之聽舍何如及所言之果能  
行與否要之其敢言之氣寧使斥而不用決不甘嘿而不  
言亦其素所蓄積者有如是也生愚下無知安敢自附豪  
傑但自讀書識事以來亦嘗于當世之故有所用意揣摩  
矣今 聖天子在上求治之心甚亟綜覈名定虛已受言



凡在朝之士有所指陳時事者往匕朝奏疏而夕報行生恨資會不偶無尺寸之藉得以天下之事盡言之 闕下于是退而隱處又有所不甘遂先以郡縣利弊生所口擊而熟籌者列爲條項久欲上書言之當事恐其以常情見疑又中所載衙門等事多有格碍恐亦當事者所忌諱而不樂聽今惟明公以 天子倚重之臣代巡茲地自持斧以來蕩滌振刷爲前此僅見則生所條列之事政足爲今日澄清之一助生何憚而不言乎生自天啟丙寅冬月爲舍親王乾純授館親至汝寧所過真陽息縣光州諸處見其田畝荒蕪差賦煩苛胥徒橫恣生據耳目所及未嘗不

爲之流涕慨歎私謂天下之居官者其奉職無狀多此類也此至汝陽則所見如隔夔夏始得聞明公當日之善政殊悉于是竊高下風而願爲之編氓者有日矣去歲一聞巡方之命生舉首加額重爲六郡有更生之幸故敢不避罪戾効此區區之末議生自爲諸生十有餘年矣所遇六七宗師試輒冠其倚伍雖郡國頗共聞名然非公不至仰可識面者亦少伏惟明公鑒其言事之心無他所言之事有據委懷下察賜與施行以不負生所蓄積敢言之心幸甚

庚辰房牘序

庚辰會試房稿出東南操觚之士率有選書予不佞其一也書既成爲文序之其言曰庚辰者今 皇上龍飛之第  
五科也試卽五科言之則文章豈不閔世風哉往在天啟  
乙丑間海內鼎沸讀當時之文亦蒙昧雜亂令人惶惑作  
者或不自知其然也不可謂非作者過也自皇上躬滌日  
月繇戊辰至於今日經術之言間有與者則世道昌明此  
亦其驗矣嗚呼文章風會之相繫詎不信哉毋何士之治  
經術者以爲直用經語非也宐有以樽節其際于是抗談  
先輩先輩者嘉隆以上有聲舉業之人抑又以爲經術之

言貴博而通之務在緣飾古人之文以爲文古文者左史  
以來之諸書也斯二者豈盡謬歟浸淫而才弱智竭之士  
拘守訓義其文畧存間架耳亦曰吾先輩也先輩也好古  
文者耻之益爲馳騫至於勦襲衰朝之駢詞用後代不經  
事以割裂經傳大義且盡棄制舉之法爲之亦曰古文古  
文狀則卽二者相提而論此其罪過于妄談先輩者遠甚  
夫子則嘗斷是獄矣嚮使先輩居今之日豈不知文章與  
時變易而顧躡涼于無所損益之言執是說以告天下安  
不足服才人學子之心則使之跳而逐焉冀以古文駕其  
勝而不知已自陷于離經畔道之科實皆言先輩者激之

也故二者之失均也幸其失今旣昭朕于天下矣彼貌先  
輩者豈不自顧索朕卽號爲能用古者興盡悲來塗抹可  
厭則不得不還尋面目此亦自朕之勢也故爲是二者吾  
度其皆有悔心焉語曰乘其悔而折之則易爲力則今之  
選者事矣夫選已効人之文所以使後者之不質于所趨  
也吾斷朕以爲前二者之過而壹創去其弊以求其言之  
有合于道而止豈有他哉旣以屈首制科則宦人人有世  
風之責卽無論天啟問事同學一經術之言而流失若此  
此又安所望于經術之外哉故觀者循吾選之之意以治  
文而文章世風之相繫是在爲文者歟是在選文者歟此

亦可浚思而得之矣

寶王集序

寶王集者集今年南京科舉士之文而梓之也今天下蓋多疑科舉不可得士于是數年以來數易制而士愈不可猝得然則設多端以貿其趨者徒爲科舉士坐作聲價耳科舉曷可易哉吳子曰士之進取者誠舍科舉無繇矣亦有從科舉所繇進者思之乎其始不過倖而偶獲雋之文耳後此而三事而九列而蔭序試還念焉其文何文也卽不幸不獲然前此而優免矣廩食矣有司具資而設祖矣又還念焉其文何文也以無用之文無論得不得皆以糜國家慚寤寐如此士柰何以文自矜哉雖然舍科舉無繇

進矣非文即從科舉進無絲故士今日所可退以自考者猶文也傳曰進以正可以正邦文者固今日所為進也士誠于其文焉謹之則不負科舉者皆絲此之焉者也故集曰寶王者為科舉之士之文張之也然其邪其正夫亦可因是而有所感矣已卯七月

易會序

易之存也以卜筮易以卜筮存而易之亾也久矣宋儒為註疏以明理本朝為制義以取士夫然而易之不亾也庸愈於卜筮乎夫卜筮者聖人假以前民非易遂為卜筮之書故為京房焦贛之說則無易非易真亾于卜筮也制義者亦聖人假以取士恐士不通經不能適用不明註疏不能通經不軌以制義之文而士且薄註疏為不必習而經亦不得通故易者不可謂制義之書然因制義以通註疏因明<sub>註</sub>疏為制義而後易之學不廢則即謂存易于制義可也何也極天下之數者不過于理窮天下之理者莫辨于

文制義者文之極則也以文範理以理準數而四聖人畫不能不卦卦不能不辭亦猶之是而已矣則卜筮之用與制舉之用孰存孰亾世必有能辨之者矣今世古學日荒文體愈降不獨易然獨易爲甚三十年中號爲專家之學者舉不可一二闡中牘則東西塗塞而已以此爲自獻之言天下事亦畧可知矣奚啻繫一經之存亾哉余也閔焉用取歷科取士之牘次第詮之登其雅正置其支離蓋于一經之文求不戾于制科者以庶幾見古聖人作易之大指則謂易以制義存者此存易于制義之意也夫易之亾也久矣余以理存之則註疏存之則使制義存之制義

無可存而強使存于闡中之牘又安謂余選之足以存夫余也鄙其謂易之存也則以是焉而已

梅斐伯序

予從白下至廣陵返棹時與梅無華水部遇于瓜步酌酒道故而其長公斐伯在坐予見其言不盡傾而意若白下心異之已而斐伯顧予京邸出其文相質蓋以予爲可與語文者也夫予則安知文哉吾請卽以宣之士言之可乎宣之友有沈眉生者與予交二十年如一日其始交也以文而定不徒以文又有鏗自我者與予交一日而有千秋之契其始交也亦以文而定不盡以文然則微予不知文卽文亦豈予所急哉夫當斐伯之言不盡傾意若白下時予已心儀之文字之外若夫本無所底而遂聲競與以自

詭能文此非斐伯之所期而亦豈所以質予之意哉斐伯曰子言文而有不以文者是予志也雖然文亦烏可已乎吾其以子言還質于宣之兩先生

潘蜀藻序

潘生蜀藻一日以文質余余讀而歎之以爲未易才也生請曰江也何敢言文然寔有不能已于文者矣予謂今之爲文者率多本無有是而是其附焉者故馳逐汎濫皆從其附者而甚未幾本無是者見而附者舉索然盡耳若生有不能已于文者則推究其自出而文其末焉者矣夫以生之才何所不可而猶有末焉其文之思此其文亦安有不工者哉予讀生詩有家世薄安仁之句嗚呼推此志也生雖末焉其文可矣



與王乾純書

今天下制科運衰冠蓋福薄兩年之間死法死政者以千百數計思老先生拙簪之早林居之樂無論視彼當塗者腐鼠不啻卽如不肯老大名場奔走擾攘仰顧高風亦應飛鳥之笑甲喧矣但聞老先生以土木勞神終年拮据家事似與頤養之理稍悖或老先生以木頭竹屑作衛武之金玉圭錫有非淺識小學所可側者未可知也然鄙言亦非無味者應當發老先生一大噓耳專擬數日間奉過尊府浚傾教誨以終歲在外一切家務俱爲廢棄不得不料理此月之杪定當趨侍作一夜浚論耳不肯決志入雍

以為入山之退步著述事未敢讓人也昨刻小集亦前此  
敵帚不自知其可棄也奉呈作清夜一覽然中有抵諱犯  
忌之言此不肖天性如是亦學問如是本鄉先達如老先  
生相知者有幾亦當知不肖區區立言之志也憑穎不盡  
欲宣

樓山堂遺文三續卷之六

貴池吳應箕著

三上鄭太宰書

箕流落一生志氣未沒從前同輩半已通籍今皆化為烟  
埃行若狗彘安知天不畱箕以有待哉且生平師服惟一  
先生此事原當先生倡而應箕和但處時地先生有不能  
輕發者不若箕之拚棄身家即不濟亦可愧天下之衣冠  
反顏從者耳昨承嚴訓審機度勢透暢軍機而不知池  
之抗順皆士大夫為之定不足畏也今金督撫照應應  
箕如同一體已遣裨兵一千與箕合營並率黔兵四千過

羊棧岩且涇城已復饒 金覆而 已過信州先生

試看征詔乃親筆者世有如此 而不中 者哉先生

當為奮蹈歡呼且可當病中七發也督撫已題 箕兼理池

太道事其意謂 箕足當一面者又引 詔書謂 箕恢復建

東二邑昨差官賚 詔手書諄切使即取二邑之糧以足

軍糈 箕俟安頓和兵即往貴邑然一切兼命先生幸為之

倡率曉諭四鄉則 箕更荷覆露矣 箕即欲遣 某某奉迎行

在先生賀表即使之賚為至便也幸一一還示為禱 齋請

非遠言不能悉

與劉興父札

侯生平懷抱不得一吐今破家舉事始副本懷然此後事

勢蝟穴門下當來助我意欲池下後出征然後奉迎耳尊

翁子房長源定優為之若臯羽所南此宋命已絕之時非

可儼于今時也幸門下為勸駕 僕特立一營日中 復營

詰早攻西門幸密之他容嗣布

與李孟通札

與羣心盡奮獨池半化為大羊良可浩歎 箕已為

撫臺題授監軍道今暫于白洋屯扎以俟徽兵合勦是以

暫還不知訛言又當何如也 箕破家舉事決不與 共賊

日月而士馬亦漸精強此千載一時足下遠來從我亦可  
自奮也大丈夫不可為流言所惑來即于明早甚好當帶  
馬疋家丁相隨也

寄家人札 乙酉七月

我生平志氣你們自知必要盡洗 復還 纔不

負三十年之名你們聽言驚恐大丈夫寧死忠義況不死  
乎封侯拜相亦在人為之耳

寄族父老札 乙酉十月

夫盡忠而妻死節夫何憾乎但恐鄉里為不安耳死者為  
我收歛生者煩為我安頓我此身已置之度外矣

又與族眾札 乙酉十月十五日

妻烈投崖女幼棄路相隨將士甘心同死慘動天地忠義  
之事何不可為于吾心一無所悔惟是死者代為殞殮生  
者代為收恤一女二犬大家着眼我誓死報國身後事惟  
諸君為我表彰之

祭黃侍中先生文

惟神扶輿降英川嶽挺傑聖代殊科與朝酷節夙昔有襄  
勵彼死關念逢其適如券取折旒旒虎拜惜也幾哲朝服  
江滯從容頃刻何以信之闔門瓦屑歿魄橋頭貞魄  
人亦有言既忠且烈爲睢陽頭爲侍中血爲吉水帶爲常  
山舌豈無陳王亦有方鑄九死生異趨同轍屹然茲宇至  
今髣髴日月經天光彩不滅人心未死秉懿好德嗟惟小  
子幸承遺則捧檄觀闈仰藉提挈憫我同壤解茲陽厄輝  
炳後先奕世昭揭嗚呼在天來歆來格

寄史閣部書

三承台示 不肖亦三報命中間所以借箸前籌者頗悉心腹未審得一一呈覽否但事勢日異而時不同淮安關係天下今且無言北伐但思何以奠安東南此真智勇交瘁之會也明公沈識定律為時僅有目前佈置想有成局但恐事權不一未能肆志而愉快耳中朝既不心競外鎮又復力爭此可憂之大而亦寓可喜之微知明公自能喻鄙意于言外也諸鎮之敢于跋扈者由督撫之無強兵督撫之無強兵者由絜制之多端而變通之無法豈明公在事而蹈嘗襲故哉世不多人時不可失不肖亦自負有限深

以識明公爲遇合之奇此時道路多梗不能一趨轅門用  
布腹心惆悵之懷統恃神告臨啟依念不宣

虎丘公寓序

今天下所稱文物之區則首吳會哉其地旣多名賢鉅公  
而士之有文章氣誼者亦足以奔走天下無難豈非以其  
爲輪蹄舟楫所環錯之地而聲聞易達亦其勢然也自吾  
黨二三人居共地最久所交游最習繇是江以上之士其  
與吾會接者猶襟袂也華陰成市嘗在虎丘雖其精舍相  
望至則卜之而僦館稅驟之費恒苦不繼于是陳子百史  
與予謀欲合予江以上同聲之友又嘗遊涉其地者共措  
金若干置一僧寮以爲公寓而開士聽雲則欣然願贖其  
舊業以爲居停主費以衆舉之則易辦僧有賢者則事必

舉而予鄉之士既有寓屋則無論身至如歸而使得以奇餐而郵筒不致沉絕則此役也蓋數便焉而亦世世以之矣凡贖屋及葺輯之費計可百五十金上下諸友幸輸數如例力厚者倍亦聽之

與許孟宏書

昨歲曾從錫山寓宇未知已達記室否山川遼阻每恨不能披帷投束借仁兄藏書讀之又恨不能時時追隨相與訪遺編按舊跡以爲觀覽之助言之徒有悵悒弟乙亥秋間居白下時與陳臥子訂有國璋之選逡巡未就今已四年所收集頗成帙矣已選而付梓然仁兄班張之業何可不引以爲重幸以平昔所作古文詩賦傾箚相授則成就弟者多矣而仁兄亦自爲千秋百世也至望至望王與遊詩稿幸並見惠若他家詩文爲弟未知者幸不惜寄示蓋見美則稱此我輩素心但傳世之文不能不珍重故以相



樹山亭遺文 卷之六  
一  
貞耳郎君學業日進其樂可知弟所資以爲選者則德輿也德輿之在伯宗猶仁兄之有孝洞皆人倫之至樂也他容嗣布不一

重修高獲墓清風亭簿疏

郡北有故漢寓賢高敬公獲之墓狀郡志詳之矣舊有祠當墓所湮廢成化正德間郡守何公覽志表其清節葺塚構亭名清風旁創其庵令僧居之奉祀以誌不朽歲久釋其貧不能修而首議于予予曰唯賢者之德不可磨作者之意亦不可泯敢沐浴敬敘其疏端云

漢代龍興哲人鴻漸奇功可勒幽節惟師一釣春江抗明王之夢百年遺址高先生之風功所由成南陽半出漢不能屈嚴高兩公敬公嬖子陵之高標此嶺畱敬公之駿骨

稽之于世已數百年想見其人如一二日遺二此處不為

容而卒塋于此見秋浦之慶喜前遺四奉死如事生懷人

以及室朱顏華屋不掛頰于隱淪風雨敞廬寔用惻于行

道事緣義起物以人芳山本無竒一經至止則拳石幽花

足興思于蔽芾亭惟有三凡其錯畫而廢椽斷礎俱動惜

于餼羊能同捐資皆緣好德用弘之一願分載之羣公壇

宇維新美墻如見清風礪漢家之節義孤塚增井邑之光

輝高僧理懺于翊明德照臨在上君子之德垂久而愈芳

精舍之供從茲以更始恭疏短引執爨前驅

與李源常書

在城卒卒未能盡吐腹心歸來擬奉造極談兼以消夏昨

小价自南來傳件書先于四月從瀕江過九華共為黃山

之游今以馮畱仙離任反棹送之已從西子湖入新安同

張受先俟弟于白岳之麓則弟不得不于數日內促裝矣

今春曾受彼中之聘到新安不一二月即欲訪友東湖然

後入禾中借書迴掉吳門一了坊賈之債度已度秋際冬

相見當在擁爐時矣弟有事種種尙憐而未抒當如之何

弟雖出遊然時有使者往還幸毋吝時時賜教也

又與源常札

新作妙甚理體識法都備知得于靜修者爲多吾兄循是不已必名家矣令弟文靜秀有體骨者視往時殊淺進矣然弟欲其卽中矣則斟酌華實之間當更商之三折肱知爲良醫弟于此頗有眼在弟所見得時者何有才學不過及鋒而用之若弟輩則不得不歛氣俟時耳非所望于簡妙弟所言又非多買胭脂之謂也見時自當與語并可以意致三令弟也吳子含兄弟當爲新安創見之人此必且夕鵲起且亦從弟處講求世道不可不與往還回札幸致之以見弟之不浮沉其意也弟近時讀史甚深每怪李卓

吾以評水滸傳手眼評史鍾伯敬以評詩歸手眼評史俱可發一笑吾兄讀書當從此入由史及經是因流溯源若一切小說都宜置之至于詩之一道弟尤有見然弟以爲此小道雖不作可也觀楊學博一序見弟論詩之旨耳

道歸堂詩集序

道歸堂集者余子澹心所爲之詩也予讀余子之詩而有感焉曰天下猶有詩哉今天下無人不稱詩而予輒謂其無詩何也其所爲詩者不過皆詩人之弊所謂必至于是者而已未嘗有詩也往者嘉隆之際士大夫名詩者率尙風格于是貌詩之人滿天下近年以來矯其弊者以詩特吾性弱之寄耳自性弱之說勝而并詩之貌寢以不存然則性弱之說非乎夫性亦有所感而動焉者也懽愉者易暢愁苦者多悲涵蘊深則無溢情之言涉歷真而後其文質皆有所底而吾自見性弱之說爲可久不然非博學深

思者不能知其意是故詩不必專尚風格也繇吾性霸之不敢過用者然後風格亦有所持而不墜世豈有接喉成聲憑意掇拾而又爲不歡之笑無哀之感以自號于世曰此吾性霸之詩哉予生平爲詩不多擬古蓋懼吾本未有是而悲愉隨人反之自性實有所不受也獨讀余子詩而嘉其無一非所自有求所爲悲愉失節言則溢而事無底者余子無之然後知余子于性情之用浚矣卽詩亦其寄焉者故曰天下無詩而猶有詩夫微余子天下又安得有詩也

復程中丞書

偶來敝邑得閣下奉常之報想內之側席方殷耳從此翔翔樞輔直且晚間事何慶幸如之但恐長江千里一旦去其所恃而驕鎮亂兵又復擾無虛日無論我襟帶數郡卽蕪湖萬衆豈能一夕暫遠慈懷耶且賊警狎聞而節鉞忽易人心惶惑莫知死所卽明公當亦有不能遽爲惹置者也敝邑之遭屠毒以今較昨猶爲過之適聞方鎮復來而近城數十里惟有烏獸窟耳所可自固者惟有鄉落保聚練一法懲前者賄馬之事雖鄉保皆爲寒心而敝鄉又地接徽饒居非一姓儻外患不息則內亂必生卽箕輩欲吟

梁父誰其予之若如憲牌向者團練之策非假以虛名亦誰肯實任而有從弟吳者本出儒生夙稱好義其人誠實忠厚百里歸心箕與劉伯宗浚商莫若懇求閣下俾以守備劄付使行都保之事一旦有急可以自爲捐給以資捍禦且伯宗近欲移家敝鄉箕與之有望衡對宇之樂亦有同舟共濟之心故此請本出公實亦自保其鄉落者也內舉不避箕實有之伏惟鑒允無任感企

與周仲馭書 崇禎十五年

寶應友人湯薦玄弟子倪鴻寶先生贈詩竒其人于楊維斗坐間定交此兄文武全才也然論事而剛疑其取禍已卯在白下果以地方事與其邑侯角幾致不測時袁臨翁方以監司蒞任弟作一字于張爾公爾公卽致之臨老遂多方護持以有今日然臨老眞天下有心人也前來此卽語爾公曰湯生已陷大辟朕我問之道路委非其罪不過以意氣激昂與本邑令公相失遂陷之至此我必當救之爾公以其言語弟弟益服臨老爲大人君子向不過以弟一言而遂不忘湯生如此豈我輩爲之友者而坐視不救

恨兄翁已歸無可商量乃使珂爲之奔走聞之維斗以圖一當弟又思之薦玄性命懸于湯佐平公祖之手公祖仁人也弟曾相知而不便遽作長箋欲以其事詳之介生俾共爲一書以致之而更求兄翁多爲之地且助弟一言使介生痛哭流涕言之則薦玄不但有再生之望必可立致青雲以報湯公祖耳但恐當事以其令公新選臺中不無顧慮狀當論湯生之有罪無罪不當論罪湯生者之人勢無勢也殺人媚人之事決非讀書有心肝者所爲况天地神明豈可得而欺哉朱家之救季布其言曰此不南走胡則北走越棄賢人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

墓今湯生天資忠孝決不當以此爲喻朕天下多事如此人者當培植之爲世用而忍終棄哉湯生之事大約與盧次樞相類朕其冤過之其獄中詩文亦過之第嘉隆之際氣誼尙有可觀王莽州李于鱗欲得一救次樞者而平湖陸五臺遂請爲濬令以今思之此三公者豈今人可及哉今人能爲此者弟卽以一瓣香終身奉之矣知兄翁讀弟字至此必當奮袂而起涕下交頤也湯得罪本末自有詳之者今不具但急作一字介生又更爲畫必當之策至望至望張二翁夙知薦玄弟已作書言之馮鄴老又將過雲陽兄翁亦幸言之此兩公到揚州便中一言尤得力幸爾

意弟會鄴老時自力懇之也

與楊維斗書 崇禎十五年

弟與仁兄蓋未有濶絕如今之甚者也然有自吳來者輒  
 詢道履知仁兄胸中無時忘弟弟亦何時不神馳左右也  
 今且無暇作寒暄語有一急事仁兄聞之乎寶應湯薦玄  
 向與仁兄稱爲奇人奇才然弟猶記竹林寺一善相者仁  
 兄引之相薦玄謂其先武科而後文科眉間殺氣太重當  
 有重禍今其言驗矣薦玄負氣敢擔當今朋友中何可能  
 得而遂以此取罪邑令中以奇禍陷之大辟嗚呼冤矣慘  
 矣揚州之友知其冤而莫能伸其力可援者皆坐視而不  
 發一語嗟乎天下安得有人也弟恨不能先聞聞之于袁



臨侯先生慨惜之語臨老不過從弟與張爾公一言知之也向曾護持今思援救臨老真豪傑矣又幸冒辟疆無心一言而獄稍解辟疆之知薦玄從弟始也辟疆亦豪傑矣必爲薦玄雪其冤脫其罪使爲完人還其故物庶聖明之世無無罪殺士之事而我輩爲朋友者亦得施面目于天下朕此等事豈可望諸泛嘗之友第已作字周仲老又作字介生介生可爲地仲老可爲助仁兄與弟則視力可爲無不爲或作公揭或懇專書唯仁兄深思熟慮求其必得而後已也此事張爾公已聞之楊機部袁臨侯曾有救援之語今又有仁兄及仲馭介生多方爲計薦玄必生矣臨

書激切憾不能盡暢欲言

湯薦玄先生于壬午浙江中文科又中武科國變後爲湖湘督撫殉難昔冒辟疆先生書先子史傳本末後載同人恤難事言先君子一生負氣節篤友誼之切湯公靖節可見先君知人之哲

孟堅註

與周介生書 崇禎十五年

白下言晤之後已再易裘葛矣有自金沙來者輒聞道履  
知今年讀書荆溪前欲從令兄仲老處寄一械而未果然  
我輩千里萬里猶若同堂固不以書問之有無爲疎視耶  
盟兄亦同此意耳寶應沔薦玄文武才畧江北少雙已卯  
之役弟擬爲聯捷而未得朕曾向盟兄深惜之亦慮其負  
氣任事不免取禍今果以得罪縣官中法危法陷以非辜  
通揚之士知其冤而莫能救蓋以其令公文致之太濶而  
囑托之甚重也幸湯佐平公祖心知其冤又以冒辟疆之  
言尤動其悔朕而前令新選臺中人情不無顧忌嗟乎殺

人媚人此何等世界而可行哉前者數年以宰輔非人峭  
罰刻誅遂變生海內至不可解今陽羨情理一役遂率士  
騰歡論者爲太平之機已兆于此夫廟堂之上吾君吾相  
以平反寃獄解釋罪人爲十五年第一盛事豈一邑之中  
而大辟加于負俗之士沉寃見于無罪之人我輩又忍心  
恤力不爲一言有何面目尙交天下士哉黃涪翁有言殘  
篇斷牘人爭惜之士落窮途入陷穽聞者不憐見者不救  
是賢紙上之字而仇腹中之文豈不哀哉弟每誦斯言輒  
爲慨歎而熟視同人唯盟兄及令兄仲老頗有同心今幸  
湯公祖已知薦玄之寃則薦玄生矣而獄尙未解弟欲致

一長書代白之兼誦之兼懇之而慮其未諒區區公正之  
素乞盟兄移字力言之使薦玄得爲寃人還其故物不獨  
國士之報薦玄優爲之而江南北之士亦誰不誦湯公祖  
之謚于不窮而弟與仁兄亦自是得施顏面于聲氣之途  
矣言之無任懇切

附左僉都張二無先生與樓山公書 崇禎十五年

西都二載無一善狀惟喜得翁兄暢談差慰平生耳臨岐  
 載酒遠將垆外以晷上相期弟雖拙劣敢忘斯語抵里日  
 在病中欲勒八行爲謝逡巡未得翁兄念我時惠教言一  
 度捧讀輒一度欽歎當今雲雷經綸冰雪肝胆誰得似我  
 次尼者薦玄湯子十年前方弱冠卽在問字之列娓娓談  
 節義事意色甚壯聞問久稀忽在縲紲脫駿相贖與五千  
 兵篡取自不得得之今人翁兄一矢亾江南北大義立振  
 當事之意不可知然君教可畏衆口難捫應有以竦其魄  
 矣異時友朋道中可添一則佳話誰謂長干片札不勝溢

江五千勁旅乎弟羸疾日甚更苦懸癱僵臥十旬扶病一  
出身與世皆不可知朕生死進退之閑早已自決不為他  
人言不能不為次尾言也廬州失守舊都號號守禦單薄  
弟遙念之炎天為栗賴翁兄為魯連想維挽有長策乎舟  
次淮揚因風寄候不盡願語

與錢牧齋書

天下之士舉有聰明才術者皆以足不到虞山口不稱錢  
先生為恥然而真知先生者幾人若不肖則可謂知先生  
者矣而又足未至虞山此亦有深意則知不肖者又非先  
生誰望耶天下洵洵非有大度者不能定先生今之大度  
者矣朕不安東南何論天下先生不出安問東南前者羣  
彥再升試而輒蹶而獨以東山臥先生此有天意不肖非  
獨知先生又知天者故亟自浙來與漁仲龍友兩兄浚計  
之兩兄亦知先生者矣所以三人之見大約相同而壽春  
之行一語即合此亦豈非天哉壽春方為時嚮而又值東

南告急之時事與願借所不必卜但謀事必冀萬全卽昨龍友之去不肖與漁仲已筭無遺策狀猶須先生台計之知漁仲札中自能道其詳也倉卒削牘一絲未申嗣有專遺惟先生其無讓

與冒辟疆三札

讀手教知仁兄愛人以德發于至誠爾止操正論而難爲人受者地若仁兄婉轉激切固使人心嚴而意感矣此卽可以槩仁兄之自爲爲人也朝宗處卽如來論詳勸之彼烈性人當不棄弟言也今後共往天界寺特約之

又

數日知仁兄靜氣精心不敢時溷起居行看百萬軍中恥上將首級也十六高會自當借光若尊公于旄旣發亦迫赴不及不若以好音當祖道也敝親家孔五兄託尊公字下萬乞吹噓昨孔玉老書來亦囑及此惟留意姚北若吳

扶九字希代致之

又

昨見湯薦玄謂與喬侍御有不可解之隙且云老伯與喬有盟誼果爾舍辟疆誰與解也當速爲一啟齒饒舌使得特以爲安當今天下多事而求伸于子衿以立威名恐亦非所以自愛也弟聞之憤甚經題十日寄覽

樓山堂遺詩題詞

樓山先生文章在韓歐之上忠孝在文陸之間萬世景慶其人霄漢其節者原不以詩歌古文詞重也迺天下希風望塵之士國門購賞咸謂一字不可移易每以吉光片羽等之異香道書此令嗣小山所出輯其遺詩而重梓行世也先生制義千篇古文百餘卷詩歌萬有餘首灰烟飛多與絳雲同炬此則癸未遊西子湖頭酬唱諸作今人脫手皆舊先生歷數十載猶新性靈不同於剽擬視崆峒昔奴僕耳况僮僮如鍾譚者乎客曰杜之秋興白之長恨歌元之連昌宮詞差足近之余以騷人儼君臣於夫婦湘妃

山鬼雖極其斌媚纏綿而實原於忠愛所謂可群可怨者是也先生至性曠觀天壤雖譏游執手感慨契濶莫不能掣電燄弗可端倪余故卽其一轡而述其大鼎如此小山具八斗才睥睨一世氣誼同王偉元行事又不異稽延祖每見其搜裒度閣排纘見聞益欲化異同而歸大冶余讀其哭哭集及自序殆能善繼先生而善用之者忠臣之後必有孝子誰謂矢志弗遂與時委蛇者哉

石城後學王仕雲拜謨

吳樓山先生癸未遺詩序

憶辛未夏余客鳩茲會沈崑銅招同樓山先生暨徐巨源飲臨江水閣問先生奮髯抵几縱談古今慨然以天下爲已任余竦立雕欄挹其英詞灑氣疊疊逼人深爲心醉乙亥秋余遊留都邂逅先生于鷄鳴寺前把袂向旗亭傾尊道故滯三下始別去翌日先生過余旅舍又復流連痛飲時蛾賊已破潼關躡楚豫坐嘯者茫如夢寐先生恍慨歎獻向余曰英雄稿項死風景泣山河可奈何哉回顧蒼頭取吳子三策一卷授余蓋爲江南防守計并籌畫中原策至周也計爾時朝廷下詔蒐奇才異能之士擬滅此朝食



使大臣有憂國奉公者採其闕論力薦而重任之庸詎知八門五花不足以殲彼鴟張之勢而當塗媚嫉致不得行其志以展其才畧寃也天步崩摧爰以身殉之九死而不悔焉嗚呼其真可悲也已昨癸亥春余偶適秋浦從宗子崔問齋頭晤先生令嗣子班知北走金臺爲若翁編入明史忠義傳業已得請父爲忠臣子爲孝子於今再見或可稍慰在天之靈今丙寅秋復晤子班於海陵之詠窩獲讀先生癸未遺詩覺英詞灑氣勃勃從楮上飛出坐念鳩茲座上奮髯抵几時忽忽如昨日事耳再語子班海陵非讀先生詩處當攜向廬陵文山山頭三酌椒漿畢取竹根如

意抗節而歌至痛哭矢聲竹石俱碎而後已先生靈爽必筦爾而笑曰許子其知我也哉作序畢復書李方叔祭東坡文四語於後曰皇天后土鑒平生忠孝之心名山大川表宿昔英雄之氣嗚呼悲也

楚遜園老人許承欽漱雪拜草時年

八十二

樓山堂

次尾吳先生領袖文壇宇內宗仰余幼習舉子業心師有年猶未知先生之人也迨於今蓋棺論定

聖朝寬大史館作傳表忠余猶未之知也今丙寅秋先生之長公子班過海陵余得交於同學仙裳黃子宅其貌儼如其意洎如所言皆忠孝廉節之事所交皆忠孝廉節之人余歛容正對久之敘述家世仙裳曰子班廼吳先生繼世傑出之英也因待盡聞所未聞噫嘻昔慕先生而未得見今見子班如見先生矣相與盤桓斯夕倡和詩酒因出先生奏未遺詩一卷相示余讀之不啻振衣千仞睥睨一切

樓山堂  
向知先生之文今乃知先生之人尙不知先生之詩又如  
此其高淡無際度越群流也卽此數首中包羅萬象該括  
古今本之於至誠惻怛出之以溫厚和平詩云乎哉余蓋  
知先生之人矣蓋知先生之心矣先生真離富貴貧賤生  
死外獨存天地正氣者要而論之先生固百世師豈僅稱  
節義文章爲一代之完人也哉仙裳曰然書以識之

海陵後學沈喬生沐手敬識

樓山堂癸未遺詩

貴池吳應箕箸

贈陶考功英人

吏部南京官獨閒十日九過叩荆關念君畱滯不自得顧  
我蓬蒿亦解顏眼前齷齪何忍見烽烟况復滿塵闕已知  
其謹據高位一時閔默點清班起憤時事還抱膝高齋令  
落嘗辛艱把卷牀頭看狼藉輪杯林樹瀉潺湲我欲勸君  
君大咲公卿只須學鈍頑不然金陵之事亦急矣誰復過  
問謝公山

蕭伯闇久客南中予亦移家相近感事投贈

懷抱念隆中相逢道自同望衡交汝爾憂國感窮通駘蕩  
方春日造離寄遠鴻看君猶寂寞念我亦飄蓬

矢題

鄒滿字鷲峰寺前小閣

閣自林稍出蒼茫雨更宜到門猶水泊極目盡烟疑客有  
王猷好人原鄒子吹牆東如可借或恐遂棲遲

寓淨慈寺

三次客錢塘酬荅苦未了雖爲西湖遊嘗覺俗情擾空有  
好南山不復窮窈窕今來淨慈巔背室崗巒遶開軒萬竹  
腰結閣千章杪微霰瀉黃昏寒嵐滴清曉愛此忘寂寞足  
音喜見少有客拏輕舟挈我同覽眺居山時臨流水天蓋

覺渺數見不能鮮此意契言表

陳臥子司李招飲南山

知君作吏本牢騷客裡相招氣轉豪秋到樓臺千樹蕭杯  
啣南北兩峯高湖頭暝色侵殘夜天外浮雲抵濁醪細語  
詩篇殊自勝猶餘清興勸林臯

淨慈雨中顧子方吳子舍見憶

蕭寺初來欲閉門滿湖風雨隔原村一秋作客空山靜二  
子懷人古道存已耻蝕蠻爭小角敢同高鳥笑卑喧紛紛  
葉下僧塔積遲爾荒涼好共論

南山連朝風雨東仁和令

西湖一曲南山寺十載三來未厭頻敢謂令君有重客却  
從僧舍學閒人飛樓不解遊方倦風雨應知氣獨親爲問  
鳴絃何自靜城頭姑射舊嶙峋

荅子舍

丹山鳴雙鳳高聲驚里耳賞音豈徒然誼譚不再起仲也  
先橫秋伯猶紛內美劇切敦歲寒達識忘通否詎意千載  
來王風今草委羊質披豹文蒼蔚賤芳芷西北苦干戈東  
南灾木紙殺氣瀰詞場所在競彼已子來增浩嘆吾衰誠  
已矣投我好詩篇覽之生附喜夙昔未嘗忘考祥視終履  
天空意氣深踈戚無遠邇木落湖南山澹淡錢塘水

中秋子舍漢集韻羽兄弟攜尊雲山樓同子方時夜  
月蝕

作客偶同秋開尊卽勝遊唱酬家自足寥廓友相求明月  
光沉水神仙居好樓天涯歡此夕暝色坐中流

其二

爲問湖中色無如此夜奇憑高能指點極望喜參差兵火  
傳猶劇蕭條氣亦悲有歌不廢和相倚是鄉離

其三

淡黯今宵月寒光已薄襟他鄉誰聚首我友盡知心詩必  
中郎嘆才成季子林酒杯飛木末欲起夜沉陰

朱雲子望子兄弟江樓待潮不至望子作圖來贈雲  
子書詩其上

露下臯亭木葉紛清秋高興更機雲海觀豈爲臨洋嘆濤  
勢還從妙墨聞滿目烟波閒把贈橫空鴻雁不離群千年  
未盡西江怒遲爾南風幾日醺

見僧無生室中列石頗佳

南山竹石能藏寺愛爾堦前石更佳自與磬鐘同作供偏  
宜門徑但編柴烟雲不盡來相護林壑悠然好入懷寄語  
無生須埒熙生公臺畔已成靈

和尚港阻風

時上江兵驚傳南寧失磯書於佛閣上

憑空佛閣俯長流側坐高危勢若浮一息波濤江萬里十

年噴淡一孤舟已聞洛水橫中國况說烽烟蔽上游

沛爲水壘

時賊破荆襄而左兵又東下

我亦欲乘風直去猶然窮港狎驚鷗

其二

莫說江南尚太平亂離八復見陪京卽傳空國登陴守難  
使輕舟破浪行風力但能留倦客天河何日洗驕兵柳條  
欲舞花初發無意偕堦聽早鶯

張九山給諫還朝遇一不屈死

天寶末年胡騎恣范陽羯鼓動天地二十四郡從風靡乃  
有睢陽憤氣義百戰不屈罵賊死談者至今揮涕淚給練

豈其苗裔哉身爲羈旅時勢異叱馭纔及濟臨城 忽雲屯數萬騎公爲痛哭畫捍禦守者昏然如夢醉須臾城陷公被執髮上指冠爲裂背顧刃刀鋸其如節妻妾曰死爾刀鋸 爲逼降至萬端浩然肯死無一視爲臣死忠妻死節就義從容卽造次公昔直聲震天下五年遷謫倫顛顛諫草已化爲碧血一載霄霆護綠字嗚呼海內干戈更幾年奔北屈降比肩至江漢累累皆僞官世間那識羞耻事我過秦望招公魂臨風弔古增長喟丈夫肯爲不義生嗟呼

公志

不孝男孟堅泣血編緝